

第一讲 色诊起源

——述而不作

一、色诊的历史演变

中医色诊是通过观察人体面部及体表的色泽变化来诊断疾病的方法：

先秦时期中医色诊开始萌芽，当时的医学家已认识到人体面色与健康的关系，如《周礼·天官冢宰第一》中提到“以五气、五声、五色视其死生”，表明当时已将五色作为判断病情轻重及预后的依据之一。

春秋战国时期 中医经典著作《黄帝内经》对色诊有了更深入的阐述，详细论述了人体五脏与五色的对应关系，如“心主赤、肝主青、脾主黄、肺主白、肾主黑”，还提出了根据五色的润泽、晦暗等判断疾病的性质、部位及预后等。

汉代 淳于意是首位将色诊应用于临床实践的医家，其医案中多有通过观察患者面色来诊断疾病的记载，为色诊奠定了基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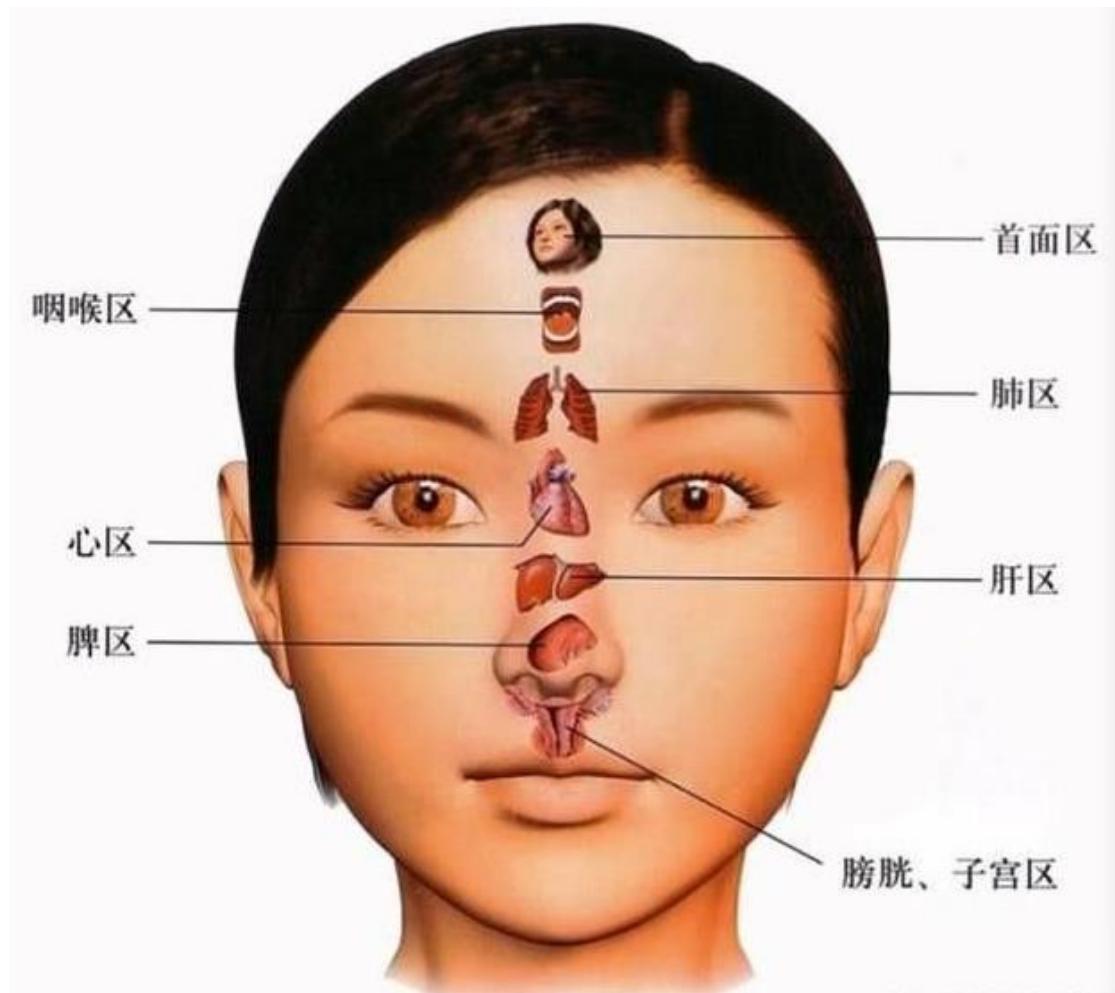
魏晋南北朝时期 王叔和所著的《脉经》中也有关于色诊的内容，对不同脉象与面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，丰富了色诊的诊断方法。

隋唐时期 巢元芳的《诸病源候论》和孙思邈的《千金备急方》等医学著作，均对色诊有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，详细记载了多种疾病的面色表现有诊断方法。

宋金元时期 钱乙的《小儿药证直诀》重视小儿色诊，通过观察小儿面色来判断其脏腑虚实、气血盛衰等，丰富了中医色诊在儿科领

域的应用。

明清时期 中医色诊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，如张景岳的《景岳全书》、叶天士的《温热论》等著作中，均有关于色诊的独到见解和丰富经验，使色诊在温病诊断中的应用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


二、扁鹊

扁鹊（公元前 407 年-公元前 310 年），姬姓，秦氏，名越人（秦越人），又号卢医。《史记》中记载他是渤海郡的一名大夫，而卢医则是指他的出生地在卢国。“扁鹊”是古代医术高超者的一个通用名词。秦越人也被称为“扁鹊”，按照古人的传说，医生治病救人，走到哪里，就将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，所以，古人

把那些医术高超、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“扁鹊”。而这个出生在卢国、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、学识渊博，走南闯北、治病救人，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敬地称作“扁鹊”。

扁鹊年轻时做人家宾馆的主管，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宾馆来，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，时常恭敬地对待他。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，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，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，悄悄和扁鹊说：“我有秘藏的医方，我年老了，想传留给你，你不要泄漏出去。”扁鹊说：“好吧，遵命。”他这才从怀中拿出一种药给扁鹊，并说：“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种药，三十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情。”又接着拿出全部秘方都给了扁鹊。忽然间人就不见了，大概他不是凡人吧。扁鹊按照他说的服药三十天，就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。因此诊治别人的疾病时，能看五脏内所有的病症，只是表面上还在为病人切脉。

魏文王曾求教于名医扁鹊：“你们家兄弟三人，都精于医术，谁是医术最好的呢？”扁鹊：“大哥最好，二哥差些，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。”

魏王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扁鹊解释说：“大哥治病，是在病情发作之前，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，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，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，所以没有名气，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。我的二哥治病，是在病初起之时，症状尚不十分明显，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，二哥就能药到病除，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。我治病，都是在病情十

分严重之时，病人痛苦万分，病人家属心急如焚。此时，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，用针放血，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，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，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，所以我名闻天下。”

扁鹊路过虢国，见到那里的百姓都在进行祈福消灾的仪式，就问是谁病了，宫中术士说，太子死了已有半日了。扁鹊问明了详细情况，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“尸厥”症，鼻息微弱，像死去一样，便亲去察看诊治。他让弟子磨研针石，刺百会穴，又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熨药，用八减方的药混合使用之后，太子竟然坐了起来，和常人无异。继续调补阴阳，两天以后，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。

从此，天下人传言扁鹊能“起死回生”，但扁鹊却否认说，他并不能救活死人，只不过能把应当活的人的病治愈罢了。

扁鹊来到了蔡国，桓公知道他声望很大，便宴请扁鹊，他见到桓公以后说：“君王有病，就在肌肤之间，不治会加重的。”桓公不相信，还很不高兴。10天后，扁鹊再去见他，说道：“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，不治会加深的。”桓公仍不信，而且更加不悦了。又过了10天，扁鹊又见到桓公时说，“病已到肠胃，不治会更重”，桓公十分生气，他并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。10天又过去了，这次，扁鹊一见到桓公，就赶快避开了，桓公十分纳闷，就派人去问，扁鹊说：“病在肌肤之间时，可用熨药治愈；在血脉，可用针刺、砭石的方法达到治疗效果；在肠胃里时，借助酒的力量也能达到；可病到了骨髓，就无法治疗了，现在大王的病已在骨髓，我无能为力了。”

果然，5天后，桓公身患重病，忙派人去找扁鹊，而他已经走了。不久，桓公就这样死了。

秦武王与武士们进行举鼎比赛，不觉伤了腰部、疼痛难忍，吃了太医李醯 xī 的药，也不见好转，并且更加严重。有人将神医扁鹊已来到秦国的事告诉了武王，武王传令扁鹊入宫。扁鹊看了武王的神态，按了按他的脉搏，用力在他的腰间推拿了几下，又让武王自己活动几下，武王立刻感觉好了许多。接着又给武王服了一剂汤药，其病状就完全消失。武王大喜，想封扁鹊为太医令。李醯知道后，担心扁鹊日后超过他，便在武王面前极力阻挠，称扁鹊不过是“草莽游医”，武王半信半疑，但没有打消重用扁鹊的念头。李醯决定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，派了两个刺客，想刺杀扁鹊，却被扁鹊的弟子发觉，暂时躲过一劫。扁鹊只得离开秦国，他们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走，李醯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，半路上劫杀了扁鹊。

相传扁鹊是四月二十八日诞生的，人们在他的家乡建造起“药王庙”，专门供祠他。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这天，大家都举行盛大的纪念仪式。同时，也祈求他保佑人们无病无痛、延年益寿。



三、淳于意

淳于意（约前205—？），西汉初齐临淄（今山东淄博东北人），姓淳于，名意，曾任齐太仓令。

淳于意家境贫寒，少时就喜读医书，可为人治病，却没有疗效。于是拜淄川的名医公孙光为师，公孙光非常喜欢淳于意的谦虚好学，很器重他，就把自己的精方、妙方全部传授给他。不久，公孙光发现他已没什么可教淳于意的了，并预言淳于意将来一定是国医。为了能让他继续深造，又推荐他去拜自己的胞兄公孙阳庆（公乘阳庆，公乘为爵位名，姓阳名庆，亦作杨庆）为师。年过七十的公孙阳庆，收下淳于意为徒，让淳于意把过去所学的医方都丢弃，然后把自己掌握的秘方全给了他，并传授给他黄帝、扁鹊的脉书、观察面部不同颜色来诊病的方法，使他预先知道病人的生死，决断疑难病症，判断能否治疗，以及药剂的理论。学了三年之后，为人治病，预断死生，多能应验。淳于意行医足迹遍及山东，曾为齐国的侍御史、齐王的孙子、齐国的中御府长、郎中令、中尉、中大夫、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。

凡是有点本领的人，多半都有点桀骜不驯的怪脾气，对封建王侯不肯趋承。赵王、胶西王、济南王、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，他都一一谢绝了。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，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则怀恨在心，一心想报复。有一次无意间淳于意得罪了齐王府的丞相，于是祸从天降，被安上贪污渎职的罪名，予以逮捕，立即解往长安接受审判。

汉文帝提倡节俭，贪污渎职的罪名非同小可，不是被黥面（在

脸上刺字)就是被砍断手脚,甚至死刑,淳于意自然是惊悸不已,而全家大小也吓得面无人色,哭成一团。所谓全家大小,尽皆女流之辈,淳于意没有儿子,一连生了五个女儿,长女、次女业已出嫁,只剩下三个女儿在家。

淳于意万分伤感地对夫人说:“你为我生了五个女儿,紧要关头却没有男丁可以派上用场,奈何!”幼女缇萦年方十五岁,挺身而出,愿意随父起解西入长安,一路上照顾老父的行程,更要上书皇帝,愿入宫为奴,以赎父罪。

全家人抱着渺茫的希望,收拾简单衣物,父女俩在解差的催促下踏上了未可知的命运之途,这是汉文帝十三年秋天的事。淳于意虽然知道汉文帝是个非常贤明的天子,然而他住在深宫中,年仅 15 岁的、未见过世面的女儿能够见到皇帝吗?皇帝会相信她的话吗?几乎没有什希望,淳于意带着绝望的心情走到长安,走进大牢。

还在路途中,淳于意就反复检讨自己的言行,发觉都是自己的古怪脾气惹出的祸端,因此利用投驿站的休息机会,着实为慕名求医的人,诊治了不少疑难杂症;而缇萦也反复思索,写好了上书皇帝的状纸。然而这个只有十五岁的乡间女孩到长安市后,在繁华的大都市面前立即觉得的手足无措,投诉无门,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,东钻西碰,始终不得要领。终于有好心的官差告诉她,皇帝会外出打猎。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但很明显、困难重重。试想皇帝出猎,必定是车骑络绎,旌旗蔽空,随从如云,行动如风驰电掣,一个弱女子要想犯颜拦驾上书救父,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另外，犯颜一定会惊扰圣驾，拦驾更是绊阻皇帝的车骑前进，两者都是大不敬的举动，惟一的后果就是杀头抄家，倘若犯颜当时被认为是刺客，立即格杀，什么上书救父，都成了泡影、然而缇萦抱定一死的决心，认真地准备上书行动，她选定灞桥作为她犯颜上书的地方。这是一个秋意萧瑟的清晨，形单影只，衣衫单薄，满面愁容的缇萦跪在路的中心，双手高举预先准备好的书状，静等皇帝车骑的到来，这场面很有些悲壮的成分。

远处尘土飞扬，渐行渐近，皇帝的车骑终于出现在眼前，左右武士象拎小鸡一样，把瘦小的缇萦押到皇帝跟前，汉文帝看到的是一个泪流满面的弱女子，内心深处立即涌起一股怜惜的心念，立即吩咐左右接过她的书状，并不许为难她。 状纸上写道：“妾父为吏齐中，皆称其廉平。今坐法当刑，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属，虽后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由也。妾愿没人为官家奴婢，愿赎父刑罪，使得自新。”

汉高祖总计有八个儿子，吕后砍砍杀杀，薄姬带着当时年仅八岁的儿子刘恒（汉文帝），北上酷寒荒凉的代郡就国，十多年在边地饱尝艰苦。忧患中成长的岁月，深知骨肉亲情的可贵，更亲身体验过民间疾苦的情状，如今贵为天子，仍然时时以临深履薄的心情，戒慎恐惧的态度，小心翼翼地使用君权治理国家。

阅罢书状，再看着眼前这个凄苦无助的小女子，不就是当年自己仓惶离京时的化身吗？又想到如此娇弱的女子，为了营救父亲，竟然冒死上书，这种胆识与孝心着实令人感动，于是当面赦免了她父亲的

刑罪，第二天就下了一道诏书：“诗曰：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。夫刑至断肢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，岂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。”

淳于意既蒙赦免罪刑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父女双双望阙叩谢恩典以后，便欢天喜地相偕返回临淄，从此痛改矜持作风，专心济世救人，病人上门，随到随看，视病犹亲，殷勤周到，赢得口碑载道，而缇萦上书救父的孝行，更是传遍宇内，留下千古美名。

淳于意诊断疾病，注意详细记录病案。他将典型病例进行整理，写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——《诊籍》。医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籍里、病状、病名，诊断、病因、治疗、疗效、预后等。记病历在今天的医疗中是件平常的事，是对一个合格医生的起码要求，但诊籍的初创却非易事。

淳于意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，而且是一位热心传播医学的教育家，他广收弟子，精心传授。据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记载，就有宋邑（临淄人）、冯信（临淄人）、唐安（临淄人）、高期、王禹、杜信等6人。医圣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序文中说：“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；中古有长桑、扁鹊；汉有公乘阳庆、仓公；下此以往，未之闻也。”



淳于意医案：

1、齐国丞相门客的奴仆跟随主人上朝进入王宫，我看到他在闺门外吃东西，望见他的容颜有病色，我当即把此事告诉了名叫平的宦官，他因喜好诊脉而向我学习。我就用这个奴仆做例子指导他，告诉他说：“这是伤害脾脏的容色，到明年春天，胸隔会阻塞不通，不能吃东西，依病理到夏天将泄血而死。”他就到丞相那禀报说：“您门客的奴仆有病，病得很重，死期指日可待。”丞相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丞相上朝入宫时，他在闺门外吃饭，我和太仓公站在那里，太仓公告诉我，患这种病是要死的。”丞相就把这个门客召请来问他：“您的奴仆有病吗？”门客说：“我的奴仆没有病，身体没有疼痛的地方。”到了春天果然病了，四月时，泄血而死。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，是因知他的脾气普遍影响到五脏，脾受伤害就会在脸上某一部位显示相应的病色，伤脾之色，看上去脸色是黄的，仔细再看是青中透灰的死草色。许多医生不知这种情形，认为是体内有寄生虫，不知是伤害了脾。这个人所以到春天病重而死，是因脾病脸色发黄，黄色在五行属土，脾土不能胜肝木，所以到了肝木强盛的春天就会死去。到夏天而死的原因，依照病理“病情严重，而脉象正常的是内关病。”内关病，病人不会感到疼痛，好像没有一点儿痛苦，如果再添任何一种病，就会死在仲春的二月；如果能精神愉快顺天养性，能够拖延一季度。他所以在四月死，我诊他的脉时，他精神愉快能顺天养性。他能够做到这样，人还算养得丰满肥腴，也就能拖延一些时候了。他的病是因流汗太多，受火烤后又在外面受了风邪而得。

2、济北王召我给他的侍女们诊病，诊到名叫竖的女子时，看起来她没有病。我告诉永巷长说：“竖伤了脾脏，不能太劳累，依病理看，到了春天会吐血而死。”我问济北王“这个人有什么才能？”济北王说：“她喜好方技，有多种技能，能在旧方技是创出新意来，去年从民间买的，和她一样的四个人，共用四百七十万钱。”又问：“她是不是有病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她病得很重，依病理会死去。”济北王又一次叫她来就诊，她的脸色没有变化，认为我说的不对，没有把她卖给其他诸侯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她捧着剑随王去厕所，王离去，她仍留在后边，王派人去叫她，她已脸向前倒在厕所里，吐血而死。她的病是因流汗引起，流汗的病人，依病理说是病重在内里，从表面看，毛发、脸色有光泽，脉气不衰，这也是内关的病。

3、问我说：“你知道齐文王生病不起的原因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没有亲眼看到齐文王的病情，不过我听说齐文王有气喘、头疼视力差的病。我推想，认为这不是病症。因为他身体肥胖而聚积了精气，身体得不到活动，骨骼不能支撑肉躯，所以才气喘，这用不着医治。依照脉理说：“二十岁时人的脉气正旺应该做跑步的运动，三十岁时应该快步行走，四十岁时应该安坐，五十岁时应该安卧，六十岁以上时应该使元气深藏。”齐文王年龄不满二十岁，脉气正旺应该多跑动却懒于活动，这是不顺应自然规律的表现。后来听说有的医生用灸法为他治疗，马上病情就重起来，这是分析论断病情上的错误。根据我的分析，这是身体内正气上争而病邪之气侵入体内的表现。这种病症不是年青人能够康复的，因此他死了。对这样的病，应该调和饮食，选

择晴朗天气，驾车或是步行外出，来开扩心胸，调和筋骨、肌肉、血脉、疏泻体内的郁积的旺气。所以二十岁时，是人们说的“气血质实”的时期，从医理看应该用砭灸的治疗方法，使用这种方法就会导致气血奔逐不定。

四、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原文、注释与翻译

这是一篇记叙古代名医事迹的合传。一位是战国时期的扁鹊，另一位是西汉初年的淳于意。通过两千多年前享有盛誉的名医业绩介绍，能使人了解到祖国传统医学在那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。这些医学家们不仅善于综合运用望、闻、问、切的诊断方法；也能使用汤剂、针灸、药酒、药熨、按摩、甚至食疗等各种治疗手段；他们医治的疾病也很广泛，诸如现代医学的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等科均有涉及。同时，我们也能看到当时医学理论的提高，通过他们及其之前的医学家的努力，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已初具规模，人们在努力掌握这种理论以指导医疗实践。他们都主张治疗要从实际病情出发，要精心慎重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，反对以偏概全、浅尝辄止、墨守成规的错误态度。他们也提出了有关疾病预防的一些问题，反映了预防医学也引起了这些有远见的医学家的注意。

作者笔下的扁鹊、淳于意，都是既有某些传奇色彩而又深深植根生活实际的艺术形象。传奇色彩使人物个性更生动鲜明；植根生活使他们的言谈举止真切如睹，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性。这种使传奇和写实把握得恰到好处，以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结合，也就使传中的艺术形象神而不诬，奇而不诞，夸张而不失实。这是本文最

有特色之处。另外，古医书往往术语叠出，文字也抽象生涩，令人望而却步。此文中所谈，主要是医术，作者却能在平实的叙述中时见波澜陡起，读来也算得晓畅易懂，文章的故事性、通俗性得到一定的提高，于是这篇专业性很强的文章，自然会引起更多读者的阅读兴趣。再次，文章的选材也颇具匠心。文中对扁鹊、淳于意的重要生平，尤其是从师经过、医术精妙等，都能娓娓谈来，毫不板滞雷同。同写名医，同写医术，能避免此弊，足见作者选择材料时，趋新避同的价值取向。文章在介绍淳于意时，选写了 24 条和医案类似的材料，作者却把它们写得段段精采新奇，使人不觉重复冗长，充分显示他医术的超绝精妙，一位令人啧啧赞叹的医学家形象也就栩栩如生出现在人们眼前。

原文、注释与翻译：

扁鹊者，渤海郡郑人也①，姓秦氏②，名越人。少时为人舍长③。舍客长桑君过④，扁鹊独奇之，常谨遇之⑤。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⑥。出入十余年，乃呼扁鹊私坐，闲与语曰⑦：“我有禁方⑧，年老，欲传与公，公毋泄⑨。”扁鹊曰：“敬诺⑩。”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：“饮是以上池之水（11），三十日当知物矣（12）。”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（13）。忽然不见，殆非人也（14）。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，视见垣一方人（15）。以此视病，尽见五脏症结（16），特以诊脉为名耳。为医或在齐，或在赵。在赵者名扁鹊。

①郑：据《史记索隐》渤海郡无郑县，郑当作鄚（mào，茂）。

②姓秦氏：先秦时，姓是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，氏是由姓衍生

的分支。汉代时姓氏合一，通称姓。姓秦氏，就是姓秦。③舍长：供客人食宿的馆舍的主管人。④长桑：复姓。过：经过。⑤谨：恭敬。遇：相待、接待。⑥常人：一般人，普通人。⑦闲：通“间”，悄悄。⑧禁方：秘方。⑨毋：通“无”，不要。⑩敬诺：恭敬地应答。诺，应承之词。（11）上池之水：指草木的露水。（12）知物：洞察事物。（13）悉：全部。（14）非人：意指不是一般人。（15）垣一方：墙那一边。（16）症结：指肚子里结块的病，此指病因。

扁鹊是渤海郡鄚（mào，茂）人，姓秦，叫越人。年轻时做人家宾馆的主管。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宾馆来，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，时常恭敬地对待他。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，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，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，悄悄和扁鹊说：“我有秘藏的医方，我年老了，想传留给你，你不要泄漏出去。”扁鹊说：“好吧，遵命。”他这才从怀中拿出一种药给扁鹊，并说：“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种药，三十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情。”又接着拿出全部秘方都给了扁鹊。忽然间人就不见了，大概他不是凡人吧。扁鹊按照他说的服药三十天，就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。因此诊视别人的疾病时，能看五脏内所有的病症，只是表面上还在为病人切脉。他有时在齐国行医，有时在赵国行医。在赵国时名叫扁鹊。

当晋昭公时，诸大夫强而公族弱①，赵简子为大夫，专国事②。简子疾，五日不知人③，大夫皆惧，于是召扁鹊。扁鹊入视病，出，董安于问扁鹊，扁鹊曰：“血脉治也④，而何怪⑤！昔秦穆公尝如此，七日而寤⑥。寤之日，告公孙支与子舆曰：‘我之帝所甚乐⑦。吾所

以久者，适有所学也⑧。帝告我：“晋国且大乱⑨，五世不安⑩。其后将霸（11），未老而死（12）。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（13）。”公孙支书而藏之（14），秦策于是出（15）。夫献公之乱（16），文公之霸，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（17），此子之所闻。今主君之病与之同，不出三日必闲（18），闲必有言也。”

①公族：此处指国君。②专：专擅，独掌。③不知人：指不省人事。④治：安，正常。⑤而：你，你们。⑥寤：醒。⑦之：到。帝所：天帝生活的地方。⑧适：正好。⑨且：将要。⑩五世：五代，指晋献公、奚齐、卓子、惠公、怀公五代。（11）霸：指晋文公称霸。（12）老：指时间长久。（13）男女无别：据《史记·赵世家》，指晋襄公纵淫事。（14）书：记录，记载。（15）秦策：指秦国史书。（16）献公之乱：指晋献公为立受宠的骊姬所生之子做太子而引发的内乱。（17）败秦师于殽：指晋襄公元年（前 627），晋在殽山打败侵犯滑国的秦军。（18）闲：通“间”，指病愈。

在晋昭公的时候，众多大夫的势力强盛而国君的力量衰弱，赵简子是大夫，却独掌国事。赵简子病了，五天不省人事，大夫们都很忧惧，于是召来扁鹊。扁鹊入室诊视病后走出，大夫董安于向扁鹊询问病情，扁鹊说：“他的血脉正常，你们何必惊怪！从前秦穆公曾出现这种情形，昏迷了七天才苏醒。醒来的当天，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：‘我到天帝那里后非常快乐。我所以去那么长时间，正好碰上天帝要指教我。天帝告诉我“晋国将要大乱，会五代不安定。之后将有人成为霸主，称霸不久他就会死去。霸主的儿子将使你的国家男女淫乱”。’

公孙支把这些话记下收藏起来，后来秦国的史书才记载了此事。晋献公的混乱，晋文公的称霸，及晋襄公打败秦军在殽山后放纵淫乱，这些都是你所闻知的。现在你们主君的病和他相同，不出三天就会痊愈，痊愈后必定也会说一些话。”

居二日半，简子寤，语诸大夫曰：“我之帝所甚乐，与百神游于钧天①，广乐九奏万舞②，不类三代之乐③，其声动心。有一熊欲援我，帝命我射之，中熊④，熊死。有罴来，我又射之，中罴，罴死。帝甚喜，赐我二笥⑤，皆有副⑥。吾见儿在帝侧，帝属我一翟犬⑦，曰：‘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。’帝告我：‘晋国且世衰⑧，七世而亡。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⑨，而亦不能有也。’”董安于受言，书而藏之。以扁鹊言告简子，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。

①钧天：天的中央。②广乐：指各种乐器。③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。④中：符合，适合，这里指射中目标。⑤笥（sì，寺）：装物品的方形竹器。⑥副：首饰。⑦属：委托，托付。翟：通“狄”，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民族的名称。⑧世衰：指一代一代地衰弱。⑨这句意思是说，嬴姓的诸侯国要重重挫败周人的诸侯国。指前 372 年，嬴姓的赵成侯夺取周朝姬姓的卫国乡邑之事。

过了二天半，赵简子苏醒了，告诉众大夫说：“我到天帝那儿非常快乐，与百神游玩在天的中央，那里各种乐器奏着许多乐曲，跳着各种各样的舞蹈，不像上古三代时的乐舞，乐声动人心魄。有一只熊要抓我，天帝命令我射杀它，射中了熊，熊死了。有一只罴走过来，我又射它，又射中了，罴也死了。天帝非常高兴，赏赐我两个竹笥（sì

，寺），里边都装有首饰。我看见我的儿子在天帝的身边，天帝把一只翟犬托付给我，并说：“等到你的儿子长大成人时赐给他。”天帝告诉我说：“晋国将会一代一代地衰微下去，过了七代就会灭亡。秦国人将在范魁的西边打败周人，但他们也不能拥有他的政权。”董安于听了这些话后，记录并收藏起来。人们把扁鹊说过的话告诉赵简子，赵简子赐给扁鹊田地四万亩。

其后扁鹊过虢。虢太子死，扁鹊至虢宫门下，问中庶子喜方者曰①：“太子何病，国中治穰过于众事②？”中庶子曰：“太子病血气不时③，交错而不得泄④，暴发于外，则为中害⑤。精神不能止邪气⑥，邪气畜积而不得泄⑦，是以阳缓而阴急，故暴蹶而死⑧。”扁鹊曰：“其死何如时？”曰：“鸡鸣至今⑨。”曰：“收乎？”曰：“未也，其死未能半日也。”“言臣齐渤海秦越人也，家在于郑，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⑩。闻太子不幸而死，臣能生之。”中庶子曰：“先生得无诞之乎⑪？何以言太子可生也！臣闻上古之时，医有俞跗，治病不以汤液醴酒⑫，镵石挾引⑬，案扠毒熨⑭，一拔见病之应⑮，因五脏之输⑯，乃割皮解肌⑰，诀脉结筋⑱，搦髓脑⑲，揜荒爪幕⑳，湔浣肠胃㉑，漱涤五脏，练精易形㉒。先生之方能若是㉓，则太子可生也，不能若是而欲生之，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㉔。”终日㉕，扁鹊仰天叹曰：“夫子之为方也，若以管窥天，以鄙视文㉖。越人之为方也，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㉗，言病之所在。闻病之阳㉘，论得其阴㉙；闻病之阴，论得其阳。病应见于大表㉚，不出千里，决者至众，不可曲止也

(31)。予以吾言为不诚，试入诊太子，当闻其耳鸣而鼻张(32)，循其两股以至于阴(33)，当尚温也。”

①喜方：爱好医方、医术。②治：举行。禳：通“禳”，去除邪恶的祭祀。③不时：不按时，没规律。④泄：疏通泄导。⑤中害：指内脏受伤害。⑥精神：指人体的正气。⑦畜：通“蓄”，积聚，储藏。⑧蹶：泛指突然昏倒，不省人事的病症。⑨鸡鸣：古代一天有十二时辰，鸡鸣相当现在凌晨的一至三时。⑩精光：神采光泽，引申为尊容。

(11)得无：莫不是，该不是。诞：放诞虚妄。(12)汤液：汤剂。醴酒：指酒剂。(13)镵石：古时治病用的石针。挐引：即导引，古代的一种体育疗法。挐，举起，翘起。引，伸展。(14)案扠：按摩。案通“按”。扠，动。毒熨：用药物敷在患处后加热使药力透入体内的热敷疗法。(15)拨：拨开衣服，指对病人进行诊视检查。应：反应，指疾病所在。(16)因：顺着。输：通“腧”，穴位。(17)解：剖开。(18)诀脉：疏导经脉。诀，通“决”。结筋：结扎筋腱。(19)搦(nuò，诺)髓脑：按治髓脑。搦，按。(20)揅荒：触动膏肓。揅，持，触动。荒，通“肓”，即膏肓。爪幕：用手疏理横隔膜。爪，通“抓”，用手指疏理。幕，通“膜”，指横隔膜。(21)湔浣：洗涤。(22)练精易形：修炼精气，改变容色。(23)方：医疗技术。(24)曾：简直。咳婴之儿：刚会笑的婴儿。咳，本意是婴儿的笑声。(25)终日：整日，此处作好久，良久意。(26)郤：通“隙”，缝隙。文：通“纹”，花纹、斑纹。“(27)写形：审察病人体态神情外部症状。写，摹写，这里指审察。(28)闻：闻知，诊视到。阳，指外表症状。

(29) 论：推论，推知。阴：指内在的病因。(30) 大表：身体的外表。(31) 不可曲止：不能停在一个角度看问题。曲，弯曲，此指一隅之见。(32) 鼻张：鼻翼翕动。(33) 阴：指阴部，外生殖器。

后来扁鹊路经虢国。正碰上虢太子死去，扁鹊来到虢国王宫门前，问一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说：“太子有什么病，为什么全国举行除邪去病的祭祀超过了其他许多事？”中庶子说：“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没有规律，阴阳交错而不能疏泄，猛烈地暴发在体表，就造成内脏受伤害。人体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，邪气蓄积而不能疏泄，因此阳脉弛缓阴脉急迫，所以突然昏倒而死。”扁鹊问：“他什么时候死的？”中庶子回答：“从鸡鸣到现在。”又问：“收殓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还没有，他死还不到半天呢。”“请禀告虢君说，我是渤海郡的秦越人，家在鄚地，未能仰望君王的神采而拜见侍奉在他的面前。听说太子死了，我能使他复活。”中庶子说：“先生该不是胡说吧？怎么说太子可以复活呢！我听说上古的时候，有个叫俞跗的医生，治病不用汤剂、药酒，镵针、砭石、导引、按摩、药熨等办法，一解开衣服诊视就知道疾病的所在，顺着五脏的腧穴，然后割开皮肤剖开肌肉，疏通经脉，结扎筋腱，按治脑髓，触动膏肓，疏理横隔膜，清洗肠胃，洗涤五脏，修炼精气，改变神情气色，先生的医术能如此，那么太子就能再生了；不能做到如此，却想要使他再生，简直不能用这样的话欺骗刚会笑的孩子。”过了好久，扁鹊才仰望天空叹息说：“您说的那些治疗方法，就像从竹管中看天，从缝隙中看花纹一样。我用的治疗方法，不需给病人切脉、察看脸色、听声音、观察病人的体态神情，就能说出病因

在什么地方。知道疾病外在的表现就能推知内有的原因；知道疾病内在的原因就能推知外在的表现。人体内有病会从体表反应出来，据此就可诊断千里之外的病人，我决断的方法很多，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。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真实，你试着进去诊视太子，应会听到他耳有鸣响、看到鼻翼翕动，顺着两腿摸到阴部，那里应该还是温热的。”

中庶子闻扁鹊言，目眩然而不瞑①，舌挢然而不下②，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。虢君闻之大惊，出见扁鹊于中阙③，曰：“窃闻高义之日久矣，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。先生过小国，幸而举之④，偏国寡臣幸甚⑤。有先生则活，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⑥，长终而不得反⑦。”言未卒，因嘘唏服臆⑧，魂精泄横⑨，流涕长潸⑩，忽忽承（11），悲不能自止，容貌变更。扁鹊曰：“若太子病（12），所谓‘尸蹶’者也（13）。夫以阳入阴中，动胃纏缘（14），中经维络（15），别下于三焦、膀胱（16），是以阳脉下遂（17），阴脉上争，会气闭而不通（18），阴上而阳内行，下内鼓而不起（19），上外绝而不为使（20），上有绝阳之络，下有破阴之纽（21），破阴绝阳，（之）色（已）废脉乱（22），故形静如死状。太子未死也。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（23），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。凡此数事，皆五脏蹶中之时暴作也。良工取之（24），拙者疑殆（25）。”

①眩然：眼睛昏花的样子。瞑（s hùn，顺）：同“瞬”，眨眼。

②舌挢然不下：舌头翘起不能放下。形容说不出话的样子。这句和上句都是形容惊讶的神情。③中阙：皇宫的中门。阙：皇宫中对称的门

楼，中间有路可通行。④举：救助。⑤寡臣：寡德之臣，是虢君的自谦之词。⑥弃捐填沟壑：死的委婉说法。弃捐，抛弃。填，填埋。⑦长终：永远死去。反：同“返”，指复生。⑧嘘唏：哭泣时的抽咽、哽咽之声。服（bì必）臆：因悲伤而气满郁结。服，通“幅”，满的意思。⑨魂精泄横：精神散乱恍惚。魂精，精神。泄，散。横，纵横杂乱。⑩长潸（shān，山）：长时间地流泪。（11）忽忽：泪珠滴得很快的样子。承（jiē，杰）：（泪珠）挂在睫毛上。同“睫”。（12）若：你，你的。（13）尸蹶：古代病名，突然昏迷摔倒，其状如尸的病症。（14）纊缘：缠绕。纊同“缠”。缘：绕。（15）中经维络：经脉受损伤，络脉被阻塞。中，伤害。维，连结，阻塞。（16）三焦：包括上焦、中焦、下焦。横膈以上为上焦，脘腹部为中焦，肚脐以下为下焦。本文所指三焦，是第三焦、下焦。（17）遂：通“坠”。（18）会：恰好，正好。（19）鼓：鼓动。（20）绝：隔绝。（21）纽：筋纽。（22）色废：容颜变色、失常。（23）支兰：遮拦、阻隔的纊意思。支：支柱。兰，通“栏”，栏杆。（24）良工：医术高明的医生。取：攻取，指治愈病患。（25）拙者：医术拙劣的医生。疑：疑惑，困惑。殆：危险。

中庶子听完扁鹊的话，眼呆滞瞪着不能眨，舌头翘着说不出话来，后来才进去把扁鹊的话告诉虢君。虢君听后十分惊讶，走出内廷在宫廷的中门接见扁鹊，说：“我听到您有高尚的品德已很长时间了，然而不能够在您面前拜见您。这次先生您路经我们小国，希望您能救助我们，我这个偏远国家的君王真是太幸运了。有先生在就能救活我的

儿子，没有先生在他就会抛尸野外而填塞沟壑，永远死去而不能复活。”话没说完，他就悲伤抽噎气郁胸中，精神散乱恍惚，长时间地流下眼泪，泪珠滚落沾在睫毛上，悲哀不能自我克制，容貌神情发生了变化。扁鹊说：“您的太子得的病，就是人们所说的‘尸蹶’。那是因为阳气陷入阴脉，脉气缠绕冲动了胃，经脉受损伤脉络被阻塞，分别下注入下焦、膀胱，因此阳脉下坠，阴气上升，阴阳两气会聚，互相团塞，不能通畅。阴气又逆而上行，阳气只好向内运行，阳气徒然在下在内鼓动却不能上升，在上在外被阻绝不能被阴气遣使，在上有隔绝了阳气的脉络，在下有破坏了阴气的筋纽，这样阴气破坏、阳气隔绝，使人的面色衰败血脉混乱，所以人会身体安静得像死去的样子。太子实际没有死。因为阳入袭阴而阻绝脏气的能治愈，阴入袭阳而阻绝脏气的必死。这些情况，都会在五脏厥逆时突然发作。精良的医生能治愈这种病，拙劣的医生会因困惑使病人危险。

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①，以取外三阳五会②。有闲③，太子苏。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④，以八减之齐和煮之⑤，以更熨两胁下⑥。太子起坐。更适阴阳⑦，但服汤二旬而复故⑧。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⑨。扁鹊曰：“越人非能生死人也，此自当生者，越人能使之起耳⑩。”

①厉针砥石：磨砺针石。厉，通“砾”，磨砺。砥，砥砺。②三阳五会：百会穴的别名。《针灸大成》卷七说，“百会一名三阳，一名五会。”③有闲：通“间”，一会儿，倾刻。④五分之熨：用药热敷患处，使温热药气深入体内五分的疗法。⑤八减之齐：即八减剂，古方

名，今已失传。齐，通“剂”。⑥更：更换、交替。⑦更：再。适：调适，调和。⑧但：仅仅，只是。复故：恢复原来的状态。⑨死人：使死了的人再生。⑩起：振作，振起，指活过来。

扁鹊就叫他的学生子阳磨砺针石，取穴百会下针。过了一会儿，太子苏醒了。又让学生子豹准备能入体五分的药熨，再加上八减方的药剂混和煎煮，交替在两胁下熨敷。太子能够坐起来了。进一步调和阴阳，仅仅吃了汤剂二十天就身体恢复和从前一样了。因此天下人都认为扁鹊能使死人复活。扁鹊却说：“我不是能使死人复活啊，这是他应该活下去，我能做的只是促使他恢复健康罢了。”

扁鹊过齐，齐桓侯客之①。入朝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腠理②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扁鹊出，桓侯谓左右曰：“医之好利也，欲以不疾者为功③。”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血脉，不治恐深。”桓侯曰：“寡人无疾。”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曰：“君有疾在肠胃间④，不治将深。”桓侯不应⑤。扁鹊出，桓侯不悦。后五日，扁鹊复见，望见桓侯而退走⑥。桓侯使人间其故。扁鹊曰：“疾之居腠理也，汤熨之所及也；在血脉，针石之所及也；其在肠胃，酒醪之所及也⑦；其在骨髓，虽司命无奈之何⑧。今在骨髓，臣是以无请也。”后五日，桓侯体病⑨，使人召扁鹊，扁鹊已逃去。桓侯遂死。

①客之：把扁鹊看作客人。②腠（còu，凑）理：皮肤和脏腑的纹理，这里指皮肤和肌肉之间。③不疾者：没有病的人。功：功绩。④间：通“间”，中间。⑤不应：不理睬。⑥退走：后退而跑开。走，

跑。⑦醪：浊酒，这里指药酒。⑧司命：古代传说中掌管人生命的神。

⑨体病：身体得了重病。

扁鹊到了齐国，齐桓侯把他当客人招待。他到朝廷拜见桓侯，说：“您有小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，不治将会深入体内。”桓侯说：“我没有病。”扁鹊走出宫门后，桓侯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医生喜爱功利，想把没病的人说成是自己治疗的功绩。”过了五天，扁鹊再去见桓侯，说：“您的病已在血脉里，不治恐怕会深入体内。”桓侯说：“我没有病。”扁鹊出去后，桓侯不高兴。过了五天，扁鹊又去见桓侯，说：“您的病已在肠胃间，不治将更深侵入体内。”桓侯不肯答话。扁鹊出去后，桓侯不高兴。过了五天，扁鹊又去，看见桓侯就向后退跑走了。桓侯派人问他跑的缘故。扁鹊说：“疾病在皮肉之间，汤剂、药熨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；疾病在血脉中，针刺和砭石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；疾病在肠胃中，药酒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；疾病进入骨髓，就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无可奈何。现在疾病已进入骨髓，我因此不再要求为他治病。”过了五天后，桓侯身上患了重病，派人召请扁鹊，扁鹊已逃离齐国。桓侯于是就病死了。

使圣人预知微①，能使良医得蚤从事②，则疾可已③，身可活也。人之所病④，病疾多；而医之所病，病道少⑤。故病有六不治：骄恣不论于理⑥，一不治也；轻身重财，二不治也；衣食不能适⑦，三不治也；阴阳并⑧，脏气不定，四不治也；形羸不能服药⑨，五不治也，信巫不信医，六不治也。有此一者，则重难治也⑩。

①微：细微，此指症状不明显的疾病。②蚤：通“早”。③已：

停止，指疾病的治愈。④病：忧虑。⑤道：此指治病的方法。⑥不论于理：不讲道理。⑦适：适当，妥当。⑧并：交合，此指错乱。⑨羸（léi，雷）：瘦弱。⑩重：甚，极。

假使桓侯能预先知道没有显露的病症，能够使好的医生及早诊治，那么疾病就能治好，性命就能保住。人们担忧的是疾病太多，医生忧虑的是治病的方法太少。所以有六种患病的情形不能医治：为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，是一不治；轻视身体看重钱财，是二不治；衣着饮食不能调节适当，是三不治；阴阳错乱，五脏功能不正常，是四不治；形体非常羸（léi，雷）弱，不能服药的，是五不治；迷信巫术不相信医术的，是六不治。有这样的一种情形，那就很难医治了。

扁鹊名闻天下。过邯郸，闻贵妇人①，即为带下医②；过洛阳，闻周人爱老人，即为耳目痹医③；来入咸阳，闻秦人爱小儿，即为小儿医，随俗为变。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，使人刺杀之。至今天下言脉者，由扁鹊也。

①贵：重视。②带下医：妇科医生。③痹：风、寒、湿等侵犯肌体引起关节肌肉疼痛麻木的病症。

扁鹊名声传扬天下。他到邯郸时，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，就做治妇女病医生；到洛时，闻知周人敬爱老人，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；到了咸阳，闻知秦人喜爱孩子，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；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。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，派人刺杀了扁鹊。到现在，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，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。

太仓公者，齐太仓长，临菑人也，姓淳于氏，名意。少而喜医方术。高后八年①，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②。庆年七十余，无子③，使意尽去其故方，更悉以禁方予之④，传黃帝、扁鵲之脉书⑤，五色诊病⑥，知人生死，决嫌疑⑦，定可治，及药论⑧，甚精。受之三年，为人治病，决死生多验。然左右行游诸侯，不以家为家，或不为人治病，病家多怨之者。

①高后八年：公元前 180 年。②更：再次，又。③无子：根据下文所写阳庆有儿子阳殷，这里应指没有能继承医术的子嗣。④禁方：秘方。⑤黃帝、扁鵲之脉书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《黃帝内经》、《黃帝外经》、《扁鵲内经》、《扁鵲外经》等医书，后亡佚。脉书，论述脉象、脉理的医书，也指医学理论著作。⑥五色诊病：观察面部相应位置上的色泽来诊断疾病。⑦决嫌疑：决断疑难病症。⑧药论：医药理论。

太仓这个人，是齐国都城管理粮仓的长官，他是临淄（zī，资）人，姓淳于名叫意。年轻却喜好医术。汉高后八年（前 180），再次向同郡元里的公乘阳庆拜师学艺。这时阳庆已七十多岁，没有能继承医术的后代，就让淳于意把从前学的医方全部抛开，然后把自己掌握的秘方全给了他，并传授给他黃帝、扁鵲的脉书，观察面部不同颜色来诊病的方法，使他预先知道病人的生死，决断疑难病症，判断能否治疗，以及药剂的理论，都十分精辟。学了三年之后，为人治病，预断死生，多能应验。然而他却到处交游诸侯，不拿家当家，有时不肯为别人治病，因此许多病家怨恨他。

文帝四年中①，人上书言意，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②。意有五女，随而泣。意怒，骂曰：“生子不生男，缓急无可使者③！”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④，乃随父西。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齐中称其廉平⑤，今坐法当刑⑥，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⑦，虽欲改过自新，其道莫由，终不可得。妾愿入身为官婢⑧，以赎父刑罪，使得改行自新也。”书闻，上悲其意⑨，此岁中亦除肉刑法⑩。

①文帝四年：公元前 176 年。②传：驿站的车马，此指用传车押送。之：往，到。③缓急：紧急。④少女缇萦：最小的女儿缇萦。⑤廉平：廉洁公平。⑥坐法：因为触犯法律。当刑：判处肉刑。当，判决，判处。⑦续：连接，接续。⑧入身：古时刑律可把罪人收入官府为奴，此指这种惩罚。入，没收。⑨悲：悲悯。⑩此岁中亦除肉刑法：这段时间有误，据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，文帝废除肉刑当在文帝十三年，所以前文所说文帝四年与此矛盾，当作文帝十三年。

汉文帝四年（前 176），有人上书朝廷控告他，根据刑律罪状，要用传车押解到长安去。淳于意有五个女儿，跟在后面哭泣。他发怒而骂道：“生孩子不生男孩，到紧要关头就没有可用的人！”于是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很感伤，就跟随父亲西行到了长安。她上书朝廷说：“我父亲是朝廷的官吏，齐国人民都称赞他的廉洁公正，现在犯法被判刑。我非常痛心处死的人不能再生，而受刑致残的人也不能再复原，即使想改过自新，也无路可行，最终不能如愿。我情愿自己没入官府做奴婢，来赎父亲的罪，使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，悲悯她的心意赦免了淳于意，并在这一年废

除了肉刑。

意家居，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①，主名为谁。

诏问故太仓长臣意②：“方伎所长③，及所能治病者？有其书无有？皆安受学？受学几何岁？尝有所验，何县里人也？何病？医药已，其病之状皆何如？具悉而对④。”臣意对曰：

①诏：皇帝发布的命令或文告。②故：从前，原来。③方伎：指医术。伎通“技”。④具悉：全部。具通“俱”。

淳于意住在家里，皇帝下诏问他为人治病决断死生应验的有多少人，他们名叫什么。

诏书问前太仓淳于意的问题是：“医术有什么专长及能治愈什么病？有没有医书？都向谁学医的？学了几年？曾治好哪些人？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？得的什么病？治疗用药后，病情怎样？全部详细回答。”淳于意回答说：

自意少时，喜医药，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。至高后八年，得见师临菑元里公乘阳庆。庆年七十余，意得见事之。谓意曰：“尽去而方书①，非是也。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知人生死，决嫌疑，定可治，及药论书，甚精。我家给富②，心爱公，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。”臣意即曰：“幸甚，非意之所敢望也。”臣意即避席再拜谒③，受其脉书上下经④、五色诊、奇咳术⑤，揆度阴阳外变⑥、药论、石神⑦、接阴阳禁书⑧，受读解验之，可一年所⑨。明岁即验之，有验，然尚未精也。要事之三年所⑩，即尝已为人治(11)，诊病决死生，有验，精良。今庆已死十年所，臣意年尽三年，年三十

九岁也。

①而：你的。②给富：富足。给，丰足。③避席：离座而起，表示敬意。④脉书：指前所言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上下经：古代医书。据《黄帝内经素问》记载有《上经》和《下经》的医书。⑤奇咳术：一说指听诊术，从声音辨别病症。⑥揆度：估量，推测。⑦石神：指用砭石治病的方法。⑧接阴阳：指房中术，男女交合之术。⑨可：大约。所：左右，表示概数之词。⑩要：总，一共。（11）尝：尝试。

我在年轻时，就喜好医术药剂之方，用学到的医术方剂试着给人看病大多没有效验。到了高后八年（前 180），得以拜见老师临淄元里的公乘阳庆。阳庆这时七十多岁，我得以拜见侍奉他。他对我说：“全部抛开你学过的医书，这些都不正确。我有古代先辈医家传授的黄帝、扁鹊的诊脉书，以及观察面部颜色不同来诊病的方法，使你能预断病人的生死，决断疑难病症，判定能否医治，还有药剂理论的书籍，都非常精辟。我家中富足，只因我心里喜欢你，才想把自己收藏的秘方和书全教给你。”我说：“太幸运了，这些不是我敢奢望的。”说完我就离开坐席再次拜谢老师。我学习了他传授的《脉书》、《上经》、《下经》，从脸色诊病术、听诊术、从外观测度阴阳术、药理、砭石神术、房中术等秘藏书籍和医术，学习时注意解析体验，这样用了约一年时间。第二年，我试着为人治病，虽有效，还不精到。我一共向他学习三年，我曾经治过的病人，诊治病情决断生死的人，都有效，已达到了精妙的程度。现在阳庆已死了十来年，我曾向他学习三年，我现在已经三十九岁了。

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，臣意诊其脉，告曰：“君之病恶①，不可言也。”即出，独告成弟昌曰：“此病疽也②，内发于肠胃之间，后五日当臃肿，后八日呕脓死。”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③。成即如期死。所以知成之病者，臣意切其脉，得肝气④。肝气浊而静，此内关之病也⑤。脉法曰“脉长而弦⑥，不得代四时者⑦，其病主在于肝。和即经主病也⑧，代则络脉有过⑨”。经主病和者，其病得之筋髓里。其代绝而脉贲者⑩，病得之酒且内。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，八日呕脓死者，切其脉时，少阳初代（11）。代者经病，病去人（12），人则去。络脉主病，当其时，少阳初关一分（13），故中热而脓未发也，及五分，则至少阳之界，及八日，则呕脓死，故上二分而脓发，至界而臃肿，尽泄而死。热上则熏阳明（14），烂流络（15），流络动则脉结发（16），脉结发则烂解，故络交。热气已上行，至头动，故头痛。

①恶：严重。②疽：指生于体腔的痈疡。③内：房事。④气：脉气，脉象。⑤内关之病：一种外部症状不明显而实际很严重的疾病。⑥长：指长脉，搏动部位长于应有的部位。弦：指弦脉，切得脉象如琴弦一样挺直。⑦代四时：随四季变化。代，替代，指变化。⑧和：和谐，均匀。经：经脉，中医指人体中纵行的主血管。⑨代：代脉，一种搏动时疏时密杂乱无序而又躁动有力的脉象。络脉：由经脉派出网络全身的支脉。⑩脉贲：指脉象贲涌十分有力。（11）少阳：经脉名，人体内有手、足阳明经。（12）病去人：指病情疾速发展到全身。过，经过，遍及。（13）初关一分：左手关部一分。初关，少阳经脉切脉部位，在左手腕关节桡骨茎突处。（14）阳明：经脉名，

人体内有手，足阳明经。（15）流络：支络，络脉的分支。（16）动：变动，病变。发：发病。

齐国名叫成的侍御史自述得了头毛病，我诊完脉，告诉他说：“您的病情严重，不能一下子说清。”出来后只告诉他的弟弟昌说：“这是疽病，在肠胃之间发生的，五天后就会肿起来，再过八天就会吐脓血而死。”成的病是酗酒后行房事得的。成果然如期而死。我所以能诊知他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，切得肝脏有病的脉气。脉气重浊而平静，这是内里严重而外表不明显的疾病。脉象理论说：“脉长而且像弓弦一样挺直，不能随四季而变化，病主要在肝脏。脉虽长而直硬却均匀和谐，是肝的经脉有病，出现了时疏时密躁动有力的代脉，就是肝的络脉有病。”肝的经脉有病而脉均和的，他的病得之于筋髓。脉象时疏时密忽停止忽有力，他的病得之于酗酒后行房事。我所以知道他过了五天后会肿起来，再过八天吐脓血而死的原因，是切他的脉时，发现少阳经络出现了代脉的脉象。代脉是经脉生病，病情发展遍及全身，人就会死去。络脉出现病症，这时，在左手关部一分处出现代脉，这是热积郁体中而脓血未出，到了关上五分处，就到了少阳经脉的边界，到八天后会吐脓血而死，所以到了关上二分处会产生脓血，到了少阳经脉的边界就会肿胀，其后疮破脓泄而死。当初内热就熏灼着阳明经脉，并灼伤络脉的分支，络脉病变得就会经脉郁结发肿，经脉郁结发肿其后就会糜烂离解。所以络脉之间交互阻塞。就使热邪上侵头部，头部受到侵扰，因此头疼。

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①，召臣意诊，切其脉，告曰：“气鬲病

②。病使人烦懃③，食不下，时呕沫。病得之（少）（心）忧，数飫饮食④。”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⑤，一日气下⑥，二日能食，三日即病愈。所以知小子之病者，诊其脉，心气也⑦，浊躁而经也，此络阳病也。脉法曰“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⑧，病主在心”。周身热，脉盛者，为重阳⑨。重阳者，遏心主⑩。故烦懃食不下则络脉有过，络脉有过则血上出，血上出者死。此悲心所生也，病得之忧也。

①中子：二儿子。②鬲：通“膈”，胸膈；也通“隔”。③懃：烦闷。④数：屡次，多次。悒：不欲，不想。⑤下气汤：汤剂，原方已佚。⑥气：指向上逆行的气。⑦心气：心有病的脉气。⑧数：数脉，指一呼一吸之间脉搏跳动五次以上的脉象。疾：疾脉，指一呼一吸之间脉搏跳动七至八次以上的脉象。⑨重阳：阳气重叠，指阳热过盛。⑩遏（tán g，唐）心主：摇荡心神。

齐王二儿子的男孩生病，召我去切脉诊治，我告诉他说：“这是气膈病，这种病使人心中烦闷，吃不下东西，时常呕出胃液。这种病是因为内心忧郁，常常厌食的缘故。”我当即调制下气汤给他喝下，只一天膈气下消，又过了两天就能吃东西，三天后病就痊愈了。我所以知道他的病，因为我切脉时，诊到心有病的脉象，脉象浊重急躁，这是阳络病。脉象理论说：“脉达于手指时壮盛迅速，离开指下时艰涩而前后不一，病在心脏。”全身发热，脉气壮盛，称作重阳。重阳就会热气上行冲击心脏，所以病人心中烦闷吃不下东西，就会络脉有病，络脉有病就会血从上出，血从上出的人定会死亡。这是内心悲伤所得的病，病得之于忧郁。

齐郎中令循病，众医皆以为蹶入中①，而刺之。臣意诊之，曰：“涌疝也②，令人不得前后溲③。”循曰：“不得前后溲三日矣。”臣意饮以火齐汤④，一饮得前（后）溲，再饮大溲，三饮而疾愈。病得之内。所以知循病者，切其脉时，右口气急⑤，脉无五脏气，右口脉大而数⑥。数者中下热而涌，左为下⑦，右为上⑧，皆无五脏应，故曰涌疝。中热，故尿赤也。

①蹶入中：从下厥起向上逆行进入腹胸之中的病。蹶，通“厥”。
②涌疝：指腹疼痛大小便困难的疾病。
③前后溲：前溲即小便，后溲即大便。
④火齐汤：汤剂名，原方已佚。
⑤右口：右手寸口脉。寸口，在两手桡骨头内侧桡动脉流经处。
⑥脉大：指脉象壮盛有力。数：屡次，频繁。
⑦左为下：指左手寸口脉大而数那么热邪向下行。
⑧右为上：指右手寸口脉大而数那么热邪向上逆行。

齐国名叫循的郎中令生病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逆气从下厥起，向上逆行入腹胸之中，而用针刺法为他治疗。我诊视后，说：“这是涌疝，这种病使人不能大小便。”循回答说：“已经三天不能大小便了。”我用火剂汤给他服用，服一剂就能大小便，服第二剂后大小便非常通畅，服完第三剂就痊愈了。他的病是因房事造成的。我所以能知道他患的病，因我切脉时，他右手寸口的脉象急迫，脉象反映不出五脏患有病症，右手寸口脉象壮盛而快。脉快是中焦、下焦热邪涌动，他的左手脉快是热邪往下流，右手脉快是热邪上涌，都没有五脏病气的反应，所以说“涌疝”。中焦积热，所以尿是赤红色的。

齐中御府长信病，臣意入诊其脉，告曰：“热病气也①。然暑汗，

脉少衰②，不死。”曰：“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，已则热③。”信曰：“唯④，然！往冬时，为王使于楚，至莒县阳周水，而莒桥梁颇坏，信则车轍未欲渡也⑤，马惊，即墮，信身入水中，几死，吏即来救信，出之水中，衣尽濡⑥，有闲而身寒⑦，已热如火，至今不可以见寒。”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⑧，一饮汗尽，再饮热去，三饮病已。即使服药，出入二十日，身无病者。所以知信之病者，切其脉时，并阴⑨。脉法曰“热病阴阳交者死⑩”。切之不交，并阴。并阴者，脉顺清而愈，其热虽未尽，犹活也。肾气有时闲浊，在太阴脉口而希（11），是水气也。肾固主水（12），故以此知之。失治一时，即转为寒热。

①热病气：热病的脉气。②少衰：稍有减弱。少，通“稍”。③已：止，停止。④唯：应答之声，犹如“是”、“嗯”。⑤（lǎn，览）：通“攬”。⑥濡：沾湿。⑦有闲：倾刻，一会儿。闲，通“间”。⑧液汤火齐：古方剂名，已亡佚。液汤，药液。⑨并阴：指热并入于内。阴，里，内部。⑩阳：指外表。（11）太阴脉口：即“寸口”。（12）固：本来，原来。

齐国名叫信的中御府长病了，我去他家诊治，切脉后告诉他说：“是热病的脉气，然而暑热多汗，脉稍衰，不致于死。”又说：“得这种病，是天气严寒时曾在流水中洗浴，洗浴后身体就发热了。”他说：“嗯，就是这样！去年冬天，我为齐王出使楚国，走到莒（jǔ，举）县阳周水边，看到莒桥坏得很厉害，我就攬住车轍不想过河，马突然受惊，一下子坠到河里，我的身子也淹进水里，差一点儿淹死，随从

官吏马上跑来救我，我从水中出来，衣服全湿了，身体寒冷了一阵，冷一止住全身发热如火，到现在不能受寒。”我立即为他调制液汤火剂驱除热邪，服一剂药不再出汗，服两剂药热退去了，服三剂药病止住了。又让他服药大约二十天，身体就像没病的人了。我所以知道他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，发现他的脉象属于热邪归并身体内里的“并阴脉”。脉象理论说：“内热、外热错乱交杂的死。”我切他的脉时，没有发现内热外热交杂的情形，但都是并阴脉。并阴脉，脉状顺的能用清法治愈，热邪虽没有完全消除，仍能治好保住性命。我诊知他的肾气有时重浊，我在太阴寸口依稀能切到这种情形，那是水气。肾本是主管水液运行的，所以由此知道他的病情。如果一时失治，就会变成时寒时热的病。

齐王太后病，召臣意入诊脉，曰：“风瘅客脬①，难于大小溲，尿赤。”臣意饮以火齐汤，一饮即前后溲，再饮病已，尿如故。病得之流汗出②。者，去衣而汗晞也③。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，臣意诊其脉，切其太阴之口，湿然风气也。脉法曰：“沉之而大坚④，浮之而大紧者⑤，病主在肾。”肾切之而相反也，脉大而躁。大者，膀胱气也；躁者，中有热而尿赤。

①风瘅客脬（pāo，抛）：风热侵入膀胱。瘅，热症。客，中医称风寒侵入为客。脬，通“胞”，膀胱。②：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认为通“瀦（xiù，朽），臭水：尿。③晞：干，干燥。④沉：用力较重切脉，手指重按至骨。⑤浮：用力较轻切脉，手指触及皮肤表面。

齐王太后有病，召我去诊脉，我说：“是风热侵袭膀胱，大小便

困难，尿色赤红的病。”我用火剂汤给她喝下，吃一剂就能大小便了，吃两剂，病就退去了，尿色也和从前一样。这是出汗时解小便得的病。病是脱掉衣服而汗被吹干得的。我所以知道齐王太后的病，是因为我替她切脉时，发现太阴寸口湿润，这是受风的脉气。脉象理论说：“脉象用力切脉时大而坚实有力，轻轻切脉时大而紧张有力，是肾脏有病。”但我在肾的部位切脉，情况相反，脉象粗大躁动。粗大的脉象是显示膀胱有病；躁动的脉象显示中焦有热，而尿色赤红。

齐章武里曹山跗病，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肺消瘅也①，加以寒热。”即告其人曰：“死，不治。适其共养②，此不当医治。”法曰“后三日而当狂，妄起行，欲走；后五日死。”即如期死。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。所以知山跗之病者，臣意切其脉，肺气热也。脉法曰：“不平不鼓③，形④”。此五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，故切之时不平而代⑤。不平者，血不居其处；代者，时参击并至，乍躁乍大也。此两络脉绝，故死不治。所以加寒热者，言其人尸夺⑥。尸夺者，形；形者，不当关灸镵石及饮毒药也⑦。臣意未往诊时，齐太医先诊山跗病，灸其足少阳脉口，而饮之半夏丸⑧，病者即泄注，腹中虚；又灸其少阴脉⑨，是坏肝刚绝深⑩，如是重损病者气，以故加寒热。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，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（11），故络绝，开阳明脉，阳明脉伤，即当狂走。后五日死者，肝与心相去五分（12），故曰五日尽（13），尽即死矣。

①肺消瘅：即肺消，是一种口渴、尿黄的内热病症。②适：适合，满足。共，通“供”。③不平不鼓：脉搏的搏动时起时伏，搏动无力。

④形：身形羸弱。通“弊”。⑤代：代脉。⑥尸夺：精神涣散躯体如尸。⑦关：由，通过。灸：用燃烧的艾绒熏烤穴位来治病。毒药：药性猛烈的药物。⑧半夏丸：丸剂名，原方已佚。⑨少阴脉：即足少阴肾经，人体十二经脉之一。⑩肝刚：肝脏的阳气。（11）绝：横穿，横过。阳明：即足阳明胃经，此经脉经过乳房下面。（12）肝与心相去五分：肝脉和心脉相距五分。中医诊脉法，左手桡骨茎突处称“关”，“关”前为“寸”，“关”后为“尺”。左手关部可得肝病脉象，左手寸部可得心病脉象。（13）尽：耗尽。

齐国章武里的曹山跗生病，我诊脉后说：“这是肺消病，加上寒热的伤害。”我告诉他的家人说：“这种病必死，不能治愈。你们就满足病人的要求，去供养他，不必再治了。”医学理论说：“这种病三天后会发狂，乱走乱跑，五天后就死。”后来果然如期死了。山跗的病，是因为大怒后行房事得的。我所以知道山跗的病，是因为我切他的脉，从脉象发现他有肺气热。脉象理论说：“脉来不平稳不鼓动的，身形羸弱。”这是肺、肝两脏多次患病的结果。所以我切脉时，脉状不平稳而且有代脉的现象。脉不平稳的，是血气不能归藏于肝；代脉，时杂乱并起，时而浮躁，时而宏大。这是肺、肝两络脉断绝，所以说死而不能治。我所以说“加以寒热”，是因为他精神涣散躯体如尸。精神涣散躯体如尸的人，他的身体一定会羸弱；对羸弱的人，不能用针灸的方法，也不能服药性猛烈的药。我没有为他诊治前，齐国太医已先诊治他的病，在他的足少阳脉口施灸，而且让他服用半夏丸，病人马上下泄，腹中虚弱；又在他的少阴脉施灸，这样便重伤了他的肝

筋阳气。如此一再损伤病人的元气，因此说它是加上寒热的伤害。所以说他“三天以后，当会发狂”，是因为肝的络脉横过乳下与阳明经相连结，所以络脉的横过使热邪侵入阳明经脉，阳明经脉受伤，人就会疯狂奔路。过五天后死，是因肝心两脉相隔五分，肝脏的元气五天耗尽，元气耗尽人就死了。

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①，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遗积瘕也②。”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、内史臣由曰：“中尉不复自止于内，则三十日死。”后二十余日，溲血死③。病得之酒且内。所以知潘满如病者，臣意切其脉深小弱，其卒然合合也④，是脾气也。右脉口气至紧小⑤，见瘕气也⑥。以次相乘，故三十日死。三阴俱抟者⑧，如法；不俱抟者，决在急期⑨；一抟一代者，近也⑩。故其三阴抟，溲血如前止。

①少腹：小腹。②遗：遗存。积瘕：腹腔内有肿块的病。③溲血：尿血。④卒然：猝然。卒，通“猝”。⑤右脉口：即右手寸口脉。紧：紧脉，脉搏动紧张有力，形如转索。⑥见：出现，显现。⑦以次相乘：中医学说认为，五脏之间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，如相互克制太过，叫做相乘，这里潘满如的病是脾乘肾，肾乘心，心乘肺，肺乘肝，肝乘脾。⑧三阴俱抟：指太阴、少阴、厥阴三阴脉一齐出现。抟，会合在一起。⑨急期：指短期。⑩近：指死期临近。

齐国的中尉潘满如患小腹疼的病，我切他的脉后说：“这是腹中的气体遗留，积聚成了‘瘕症’。”我对齐国名叫饶的太仆、名叫由的内史说：“中尉如不能自己停止房事，就会三十天内死去。”过了二十多天，他就尿血死去。他的病是因酗酒后行房而得。我所以能知道他

的病，是因给他切脉，脉象深沉小弱，这三种情形合在一起，是脾有病的脉气。而且右手寸口脉脉来紧而小，显现了瘕病的脉象。两气互相制约影响，所以三十天内会死。太阴、少阴、厥阴三阴脉一齐出现，符合三十天内死的规律；三阴脉不一齐出现，决断生死的时间会更短；交会的阴脉和代脉交替出现，死期还短。所以他的三阴脉同时出现；就像前边说的那样尿血而死。

阳虚侯相赵章病①，召臣意。众医皆以为寒中②，臣意诊其脉曰：“迥风”。迥风者，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②。法曰“五日死”，而后十日乃死。病得之酒。所以知赵章之病者，臣意切其脉，脉来滑③，是内风气也④。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者，法五日死，皆为前分界法。后十日乃死，所以过期者，其人嗜粥，故中脏实⑤，中脏实故过期。师言曰“安谷者过期⑥，不安谷者不及期”。

①相：丞相。②寒中：寒气入侵于内里。③迥风：古病名，是风气入侵内脏，使肠胃不能容留消化食物。④嗌：咽喉。⑤滑：即滑脉，切脉时手指感到往来流畅圆滑的脉象。⑥内风气：内风病的脉气，这种脉象是因体内脏腑功能失调而形成。⑦中脏实：指肠胃能容留消化食物。实，指被米粥充实。⑧安谷：指肠胃能容留食物。

阳虚侯的宰相赵章生病，召我去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腹中虚寒。我诊完脉断定说：“是‘洞风病’”。洞风的病症，是饮食咽下，总又吐出来，食物不能容留在胃中。依医理说：“五天会死。”结果过了十天才死。病因酗酒而生。我所以能知道赵章的病，切他的脉时，脉象“滑”，是体内有风气的脉象。咽下食物总又吐出，胃中不能容纳，

医理说五天会死，这是前面说的分界法。十天后才死，过期的原因，是他喜好吃粥，因此胃中充实，胃中充实所以超过预定死的时候。我的老师说过：“胃能容留消化食物就能超过预定的死的时间，不能容留消化食物就拖不到预定的死的时间。

济北王病，召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风蹶胸满①。”即为药酒，尽三石②，病已。得之汗出伏地。所以知济北王病者，臣意切其脉时，风气也，心脉浊。病法“过入其阳③，阳气尽而阴气入”。阴气入张④，则寒气上而热气下，故胸满。汗出伏地者，切其脉，气阴。阴气者，病必入中，出及瀉水也⑤。

①风蹶：中医指外界风、寒、湿气入侵体内向上逆行所造成的疾病。②石：汉代度量单位，一石重一百二十斤。一说“石”当为“日”字。③过：过失，这里指病邪。④入张：入侵扩张，意指阴气内盛。张，扩张，嚣张。⑤出及瀉水：病邪随着淋漓汗液流出。及，随着。瀉，流水声，这里指汗液淋漓而出。

济北王病了，召我去诊治，我说：“这是‘风厥’使胸中胀满。”就为他调制药酒，喝了三天，病就好了。他的病是因出汗时伏卧地上而得。我所以知道济北王的病因，我切脉时，脉象有风邪，心脉重浊。依照病理“病邪入侵体表，体表的阳气耗尽，阴气就会侵入。”阴气入侵嚣张，就使寒气上逆而热气下流，就使人胸中胀满。出汗时伏卧在地的人，切他的脉时，他的脉气阴寒。脉气阴寒的人，病邪必然会侵入内里，治疗时就应使阴寒随着汗液淋漓流出。

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①，众医皆以为风入中，病主在肺，刺其

足少阳脉。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病气疝②，客于膀胱，难于前后溲，而尿赤。病见寒气则遗尿③，使人腹肿。”出於病得之欲尿不得，因以接内。所以知出於病者，切其脉大而实，其来难，是蹶阴之动也④，脉来难者，疝气之客于膀胱也。腹之所以肿者，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。蹶阴有过则脉结动，动则腹肿。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，左右各一所⑤，即不遗尿而溲清，小腹痛止。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，三日而疝气散，即愈。

①命妇：有封号的妇女。出於：命妇名。②气疝：腹中时时胀痛的疾病。③遗尿：小便失禁。④蹶阴：经脉名。动：变动，变化。⑤所：处，指穴位。

齐国北宫司空名叫出於的夫人病了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风气入侵体中，主要是肺有病，就针刺足少阳经脉。我诊脉后说：“是疝气病，疝气影响膀胱，大小便困难，尿色赤红。这种病遇到寒气就会遗尿，使人大腹肿胀。”她的病，是因为想解小便又不能解，然后行房事才得的。我知道她的病，是因切脉时，脉象大而有力，但脉来艰难，那是厥阴肝经有变动。脉来艰难，那是疝气影响膀胱。小腹所以肿胀，是因厥阴络脉结聚在小腹，厥阴脉有病，和它相连的部位也会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就使得小腹肿胀。我就在她的足厥阴肝经施灸，左右各灸一穴，就不再遗尿而尿清，小腹也止住了疼。再用火剂汤给她服用，三天后，疝气消散，病就好了。

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憇①，臣意告曰：“热蹶也②。”则刺其足心各三所，案之无出血③，病旋已④。病得之饮酒大醉。

①故：从前。②热蹶：病名，因受邪热，阻碍阳气运行，而使手足厥冷的病。③案：通“按”。④旋：旋即，很快。

从前济北王的奶妈说自己的足心发热胸中郁闷，我告诉她：“是热厥病。”在她足心各刺三穴，出针时，用于按住穴孔，不能使血流出，病很快就好了。她的病是因为喝酒大醉而得。

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，至女子竖，竖无病。臣意告永巷长曰①：“竖伤脾，不可劳，法当春呕血死。”臣意言王曰：“才人女子竖何能②？”王曰：“是好为方，多伎能③，为所是案法新④，往年市之民所⑤，四百七十万，曹偶四人⑥。”王曰：“得毋有病乎？”臣意对曰：“竖病重，在死法中。”王召视之，其颜色不变，以为不然，不卖诸侯所。至春，竖奉剑从王之厕⑦，王去，竖后，王令人召之，即仆于厕，呕血死。病得之流汗。流汗者，（同）法病内重，毛发而色泽⑧，脉不衰，此亦（关）内（关）之病也。

①永巷：宫女所居的长巷。②才人：指才女。③伎：通“技”。
④为所是案法新：《史记索隐》认为此句是“谓於旧方技能生新意也”。案，通“按”，查考。法，旧例，过去的方法。新，指新方法，新花样。⑤市：买。民所：民间。⑥曹偶：侪辈，同类，指同样的人。⑦奉：通“捧”。⑧色泽：面色润泽。

济北王召我给他的侍女们诊病，诊到名叫竖的女子时，看起来她没有病。我告诉永巷长说：“竖伤了脾脏，不能太劳累，依病理看，到了春天会吐血而死。”我问济北王“这个人有什么才能？”济北王说：“她喜好方技，有多种技能，能在旧方技上创出新意来，去年从

民间买的，和她一样的四个人，共用四百七十万钱。”又问：“她是不是有病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她病得很重，依病理会死去。”济北王又一次叫她来就诊，她的脸色没有变化，认为我说的不对，没有把她卖给其他诸侯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她捧着剑随王去厕所，王离去，她仍留在后边，王派人去叫她，她已脸向前倒在厕所里，吐血而死。她的病因流汗引起，流汗的病人，依病理说是病重在内里，从表面看，毛发、脸色有光泽，脉气不衰，这也是内关的病。

齐中大夫病齲齿，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①，即为苦参汤②，日嗽三升③，出入五六日，病已。得之风，及卧开口，食而不嗽。

①左大阳明脉：即左手阳明大肠经，其循行路线经牙齿。②苦参汤：原方已佚。苦参性味苦寒，可清热除湿，祛风杀虫。③嗽：通“漱”，含漱。

齐国中大夫患齲齿病，我炙他的左手阳明脉，又立即为他调制苦参汤，每天用三升漱口，经过五六天，病就好了。他的病得自风气，以及睡觉时张口，食后不漱口。

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①，来召臣意。臣意往，饮以莨药一撮，以酒饮之，旋乳。臣意复诊其脉，而脉躁。躁者有余病，即饮以消石一齐③，出血，血如豆比五六枚④。

①美人：妃嫔的名称之一。不乳：难产。乳，生孩子。②莨：即“莨菪”，药性苦寒、有毒，服少量可以有解痉、镇静作用。③消石：即朴硝，能破瘀通滞。④比：类似。

菑川王的美人怀孕难产，召我诊治，我用莨菪（dàn g，档）

药末一撮，用酒送服，很快就生产了。我又诊她的脉，发现脉象急躁。脉急还有其他的病，就用消石一剂给她喝下，接着阴部流出血块来，约有五六枚血块像豆子一样大小。

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①，臣意见之食闺门外②，望其色有病气。臣意即告宦者平③。平好为脉，学臣意所，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，告之曰：“此伤脾气也，当至春鬲塞不通④，不能饮食，法至夏泄血死。”宦者平即往告相曰：“君之舍人奴有病，病重，死期有日。”相君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君朝时入宫，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⑤，平与仓公立，即示平曰，病如是者死。”相即召舍人（奴）而谓之曰：“公奴有病不⑥？”舍人曰：“奴无病，身无痛者。”至春果病，至四月，泄血死。所以知奴病者，脾气周乘五脏⑦，伤部而交⑧，故伤脾之色也，望之杀然黄⑨，察之如死青之兹⑩。众医不知，以为大虫（11），不知伤脾。所以至春死病者，胃气黄（12），黄者土气也（13），土不胜木（14），故至春死。所以至夏死者，脉法曰“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（15）”，内关之病，人不知其所痛，心急然无苦（16）。若加以一病，死中春（17）；一愈顺（18），及一时（19）。其所以四月死者，诊其人时愈顺。愈顺者，人尚肥也（20）。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，（灸）（灸）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（21）。

①舍人奴：家臣的奴仆。舍人，门客，家臣。②闺门：宫中小门。
③宦者：宦官。④鬲塞：阻塞。鬲，通“隔”。⑤尽食：没完没了吃饭。尽，竭尽。⑥不：通“否”。⑦周乘：遍乘，遍传。⑧伤部而交：伤脾的色泽交错出现在脸上某些部位。部，色部，脸上某些部位的色

泽能反映五脏的病变，医家称之为色部。⑨杀然黃：枯黄色。杀，凋落。⑩死青之茲：死草般的青色。茲：草席，意谓死草。（11）大虫：蛔虫。（12）胃气黃：脾胃病脸色发黃。（13）黃者土气也：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脾属土，色黃，所以说黃色是脾土的颜色。（14）土不胜木：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脾属土，肝属木，肝在春天时功能最强，于是患病的脾脏难以耐受，故说“土不胜木”。（15）脉顺清：脉搏正常。顺，和顺。清，清正，无浊邪。（16）急然：一说“急”当作“忽”，古代长度单位，形容极小。（17）中春：即仲春，阴历二月。（18）愈：通“愉”，愉快。（19）及：延及，延长。（20）人尚肥：指人形体丰满。（21）炙于火：受到火的烘烤。

齐国丞相门客的奴仆跟随主人上朝进入王宫，我看到他在闺门外吃东西，望见他的容颜有病色，我当即把此事告诉了名叫平的宦官，他因喜好诊脉而向我学习。我就用这个奴仆做例子指导他，告诉他说：“这是伤害脾脏的容色，到明年春天，胸隔会阻塞不通，不能吃东西，依病理到夏天将泄血而死。”他就到丞相那禀报说：“您门客的奴仆有病，病得很重，死期指日可待。”丞相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丞相上朝入宫时，他在闺门外吃饭，我和太仓公站在那里，太仓公告诉我，患这种病是要死的。”丞相就把这个门客召请来问他：“您的奴仆有病吗？”门客说：“我的奴仆没有病，身体没有疼痛的地方。”到了春天果然病了，四月时，泄血而死。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，是因知他的脾气普遍影响到五脏，脾受伤害就会在脸上某一部位显示相应的病色，伤脾之色，看上去脸色是黃的，仔细再看是青中透

灰的死草色。许多医生不知这种情形，认为是体内有寄生虫，不知是伤害了脾。这个人所以到春天病重而死，是因脾病脸色发黄，黄色在五行属土，脾土不能胜肝木，所以到了肝木强盛的春天就会死去。到夏天而死的原因，依照病理“病情严重，而脉象正常的是内关病。”内关病，病人不会感到疼痛，好像没有一点儿痛苦，如果再添任何一种病，就会死在仲春的二月；如果能精神愉快顺天养性，能够拖延一季度。他所以在四月死，我诊他的脉时，他精神愉快能顺天养性。他能够做到这样，人还算养得丰满肥腴，也就能拖延一些时候了。他的病是因流汗太多，受火烤后又在外面受了风邪而得。

蓄川王病，召臣意诊脉，曰：“蹶上为重①，头痛身热，使人烦懣。”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②，刺足阳明脉③，左右各三所，病旋已。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。诊如前，所以蹶，头热至肩。

①上为重：上部症状严重、明显。②拊：拍。③足阳明脉：这条经脉循行经过头部，所以针刺这条经脉的穴位能治头疼。

蓄川王病，召我去诊脉，我说：“这是热邪逆侵上部症状严重的‘蹶’病，造成头疼身热，使人烦闷。”我就用冷水拍在他头上，并针刺他的足阳明经脉，左右各刺三穴，病很快好了。他的病是因洗完头发，没擦干去睡觉引起的。我前边的诊断是正确的，所以称作“蹶”，是因热气逆行到头和肩部。

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，召臣意。诸客坐，未上食。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，告曰：“君有病，往四五日①，君要胁痛不可俛仰②，又不得小溲。不亟治，病即入濡肾③。及其未舍五脏④，急治之。

病方今客肾濡，此所谓‘肾痹’也⑤。”宋建曰：“然，建故有要脊痛。往四五日，天雨，黃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⑥，即弄之，建亦欲效之，效之不能起，即复置之。暮，要脊痛，不得溺，至今不愈。”建病得之好持重。所以知建病者，臣意见其色，太阳色干⑦，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⑧，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。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⑨，十八日所而病愈。

①往四五日：四五天前。②要：通“腰”。俛（fǔ，府）：同“俯”。③濡：浸渍，浸润。④舍：住宿，犹言滞留。⑤肾痹：病名，因风寒湿气滞阻于肾所造成的腰疼。⑥倩：女婿。京：仓库。⑦太阳色干：太阳穴处色泽枯干。⑧肾部：肾脏在脸上的色部，在两颊处。要：通“腰”。枯四分所：指肾部有四分左右的位置色泽枯干，据此可推断出腰疼已四五天。⑨柔汤：方剂名，原方已佚。

齐王黃姬的哥哥黃长卿在家设酒席请客，请了我。客人入座，还没上菜。我见王后弟弟宋建容色异常就说：“你有病，四五天前，你腰胁疼得不能俯仰，也不能小便。不赶快医治，病邪就会浸润肾脏。趁着还没滞留在五脏，迅速治愈。现在你的病情只是病邪刚刚侵入浸润着肾脏，这就是人们说的‘肾痹’。”宋建说：“你说对了，我确实曾腰脊疼过。四五天前，天正下雨，黃氏的女婿们到我家里，看到了我家库房墙下的方石，就要弄举起，我也想要效仿去做，举不起来，就把它放下了。到了黄昏，就腰脊疼痛，不能小便了，到现在也没有痊愈。”他的病是因喜好举重物引起。我所以能诊治他的病，是因看到他的容色，太阳穴处色泽枯干，两颊显示肾病部位边缘四分处色泽

干枯，所以才知道四五天前病发作。我为他调制柔汤服用，十八天病就痊愈了。

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，寒热①，众医皆以为寒热也②。臣意诊脉，曰：“内寒，月事不下也③。”即窜以药④，旋下，病已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。所以知韩女之病者，诊其脉时，切之，肾脉也，啬而不属⑤。啬而不属者，其来难⑥，坚⑦，故曰月不下。肝脉弦，出左口⑧，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。

①寒热：指恶寒发热的病症。②寒热：寒热病。③月事不下：闭经。月事，月经。④窜：熏灸使药力达到患处。⑤啬而不属：涩滞不连续。啬，通“涩”。⑥难：艰难。⑦坚：坚实有力。⑧出左口：肝脉在左手寸口脉的关部，韩女的脉象超出寸口的位置，是肝气郁盛的表现。

济北王一个姓韩的侍女腰背疼，恶寒发热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，我诊脉后说：“是内寒，月经不通。”我用药为她熏灸，过一会儿，月经就来了，病好了。她的病是因想得到男人却不能够引起的。我所以能知道她的病，是切脉时，知道她的肾脉有病气，脉象涩滞不连续。这种脉，出现得艰难而又坚实有力，所以就月经不通。他的肝脉硬直而长，象弓弦一样，超出左手寸口位置，所以说病是想要得到男人却不能够造成的。

临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，众医皆以为寒热笃①，当死，不治。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蛲瘕②。”蛲瘕为病，腹大，上肤黄粗，循之戚戚然③。臣意饮芫华一撮④，即出蛲可数升，病已，三十日如故。病蛲得

之于寒湿，寒湿气宛笃不发⑤，化为虫。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，切其脉，循其尺⑥，其尺索刺粗⑦而毛美奉发，是虫气也。其色泽者，中脏无邪气及重病。

①笃：病势沉重。②蛲瘕：蛲虫聚积形成的肿块。③循：指触按患病的部位。戚戚然：忧惧的样子，形容病人因疼痛拒按。④芫华：即“芫花”，药性辛温有毒，可治痈肿，并可杀虫。⑤宛笃不发：郁积深厚不能发散。⑥尺：尺部。⑦尺索刺粗：尺部脉紧而粗大有力。临菑氾（fán，凡）里一个叫薄吾的女人病得很重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，会死，无法医治。我诊脉后说：“这是‘蛲瘕病’。”这种病，使人肚子大，腹部皮肤黄而粗糙，用手触摸肚腹病人感到难受。我用芫花一撮用水送服，随即泄出约有几升的蛲虫，病也就好了。过了三十天，身体和病前一样。蛲瘕病得自寒湿气，寒湿气郁积太多，不能发散，变化为虫。我能知道她的病，因为我切脉时，循按尺部脉位，她尺部脉象紧而粗大，又毛发枯焦，这是有虫的病状。她的脸色有光泽，是内脏没有邪气，病也不重的缘故。

齐淳于司马病，臣意切其脉，告曰：“当病迴风。迴风之状，饮食下嗌辄后之。病得之饱食而疾走。”淳于司马曰：“我之王家食马肝①，食饱甚。见酒来，即走去，驱疾至舍②，即泄数十出。”臣意告曰：“为火齐米汁饮之，七八日而当愈。”时医秦信在旁，臣意去，信谓左右阁都尉曰：“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？”曰：“以为迴风，可治。”信即笑曰：“是不知也。淳于司马病，法当后九日死。”即后九日不死，其家复召臣意。臣意往问之，尽如意诊。臣意即为一火齐米汁，使服之，

七八日病已。所以知之者，诊其脉时，切之，尽如法。其病顺③，故不死。

①马肝：性热有毒，误食致人死命。②驱疾：驱赶坐骑快跑。③病顺：病情和脉象相顺应。

齐国姓淳于的司马病了，我诊脉后说：“你应该是‘洞风病’。洞风病的症状是，饮食咽下后就又呕吐出，得这种病的原因，是吃过饱饭就跑的缘故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到君王家吃马肝，吃得很饱，看到送上酒来，就跑开了，后来又骑着快马回家，到家就下泄几十次。”我告诉他说：“把火剂汤用米汁送服，过七八天就会痊愈。”当时医生秦信在一边，我离去后，他对左右阁的都尉说：“他认为司马得的什么病？”回答说：“认为是洞风病，能够治疗。”秦信就笑着说：“这是不知晓啊。司马的病，依照病理会在九天后死去。”经过九天没有死，司马家又召请我去。我去后询问病情，全像我所诊断的。我就为他调制火剂米汤让他服用，七八天后病就好了。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，是因诊他的脉时，他的脉像完全符合正常的法则。他的病情和脉象一致，所以才不会死去。

齐中郎破石病，臣意诊其脉，告曰：“肺伤，不治，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。”即后十一日，溲血而死。破石之病，得之堕马僵石上①。所以知破石之病者，切其脉，得肺阴气②，其来散，数道至而不一也③。色又乘之④。所以知其堕马者，切之得番阴脉⑤。番阴脉入虚里，乘肺脉。肺脉散者，固色变也乘之⑥。所以不中期死者，师言曰：“病者安谷即过期，不安谷则不及期”。其人嗜黍，黍主肺⑦，故过期。

所以溲血者，诊脉法曰“病养喜阴处者顺死⑧，养喜阳处者逆死⑨”。

其人喜自静，不躁，又久安坐，伏几而寐，故血下泄。

①僵：倒下。②肺阴气：肺阴脉，这是肺的败脉，是死的证状。③数道至而不一：脉气从几条道上而来不一致。④色又乘之：指面色又出现心剋伐肺的容色。⑤番阴脉：即反阴脉，据中医理论，心属阳脏，肺属阴脏，散脉是心脏的病脉，在肺的脉部切到散脉，这是阳脉占居阴位，称反阴脉。⑥固色：本来的颜色，肺病面白。⑦黍主肺：五谷和五脏的对应关系中是黍主肺，黍有补养肺脏的作用。⑧养：调养。阴：指静。顺死：气血下行而死。⑨阳：指动，活动。逆死：气血上逆而死。

齐国名叫破石的中郎得了病，我诊脉后，告诉他说：“肺脏伤害，不能医治了，会在十天后的丁亥日尿血而死。”过了十一天，他尿血而死。他的病，是因从马背上摔到坚硬的石头上而得。我所以能诊知他的病，是因切他的脉，肺阴脉脉象来得浮散，好象从几条脉道而来，又不一致。同时他脸色赤红，是心脉压肺脉的表现。我所以能知道他是从马背上摔下来的，是因切得反阴脉。反阴脉进入虚里的胃大络脉，然后侵袭肺脉。他的肺脉又出现了“散脉”，原应脸色白却变红，那是心脉侵袭肺的表现。他没有如期而死的原因是，我的老师说：“病人能吃东西喝水就能拖过死期，吃不下饭喝不下水会不到死期就死去。”这个人喜欢吹黍米，黍能补肺气，所以就拖过了死期。他尿血的原因，正如诊脉的理论所说：“病人调养时喜欢安静的就会气血下行而死，好动的就会气血上逆而死。”这个人喜欢安静，不急躁，又

能长时间地安稳坐着，伏在几案上睡觉，所以血就会从下排泄而出。

齐王侍医遂病，自练五石服之①。臣意往过之，遂谓意曰：“不肖有病②，幸诊遂也③。”臣意即诊之，告曰：“公病中热。论曰‘中热不溲者，不可服五石’。石之为药精悍④，公服之不得数溲，亟勿服。色将发臃。”遂曰：“扁鹊曰‘阴石以治阴病⑤，阳石以治阳病⑥’。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⑦，故中热，即为阴石柔齐治之；中寒，即为阳石刚齐治之。”臣意曰：“公所论远矣，扁鹊虽言若是，然必审诊⑧，起度量⑨，立规矩⑩，称权衡（11），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，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（12），乃可以论。论曰‘阳疾处内，阴形应外者，不加悍药及镵石’。夫悍药入中，则邪气辟矣（13），而宛气愈深（14）。诊法曰‘二阴应外，一阳接内者（15），不可以刚药’。刚药入则动阳（16），阴病益衰，阳病益箸（17），邪气流行，为重困于俞（18），忿发为疽。”意告之后百余日，果为疽发乳上，入缺盆（19），死。此谓论之大体也，必有经纪（20）。拙工有一不习（21），文理阴阳失矣（22）。

①练五石：炼五石散。练，通“炼”。五石，把五种矿石药放到一起炼制，称作五石散，据记载五石散配方不尽相同。②不肖：自谦之词。③幸：希望。④精悍：指药力猛烈。⑤阴石：指性寒的石药。⑥阳石：指性热的石药。⑦水火：指寒热。⑧审：审慎。⑨起度量：犹言确立标准。起，立。度量，古代计算长度和体积的工具。⑩规矩：圆规和曲尺一类测量圆和直角的工具。（11）权衡：斟酌。权，秤锤。衡，秤杆。（12）息：呼吸。（13）辟：彰明，突出。（14）宛：郁积。

(15)“二阴”两句的意思是，外寒多于内热的病症。阴指少阴，属寒症。阳指少阳，多郁火。二，二成。一，一成。(16)动：摧动。(17)箸：通“著”，显著，这里指强盛。(18)俞：通“腧”，腧穴，人体穴位的总称。(19)缺盆：锁骨上窝，此处有“缺盆穴”。(20)经纪：纲纪，原则。(21)拙工：拙劣的医生，平庸的医生。(22)文理：条理。文，通“纹”。

齐王名叫遂的侍医生病，自己炼五石散服用。我去问候他，他说：“我有病，希望你为我诊治。”我立即为他诊治，告诉他：“您得的是内脏有热邪的病。病理说‘内脏有热邪，不能小便的，不能服用五石散’。石药药力猛烈，您服后小便次数减少，赶快别再服用。看你的脸色，你要生疮肿。”他说：“从前扁鹊说过‘阴石可以治阴虚有热的病，阳石可以治阳虚有寒的病’。药石的方剂都有阴阳寒热的分别，所以内脏有热的，就用阴石柔剂医治；内脏有寒的，就用阳石刚剂医治。”我说：“您的谈论错了。扁鹊虽然说过这样的话，然而必须审慎诊断，确立标准、订立规矩，斟酌权衡，依据参照色脉表里、盛衰、顺逆的原则，参验病人的举动与呼吸是否谐调，才可以下结论。医药理论说：“体内有阳热病，体表反应阴冷症状的，不能用猛烈的药和砭石的方法医治。”因为强猛的药进入体内，邪气就会使热邪气更加恣肆，蓄积更深。诊病理论说：“外寒多于内热的病，不能用猛烈的药。”因猛烈的药进入体内就会催动阳气，阴虚病症就会更严重，阳气更加强盛，邪气到处流动行走，就会重重团聚在腧穴，最后激发为疽。”我告诉他一百多天后，果然疽发在乳上，蔓延到锁骨上窝后，

就死了。这就是说理论只是概括大体情形，提出大体的原则。平庸的医生如有一处没能深入学习理解，就会使识辨阴阳条理的事出现差错。

齐王故为阳虚候时，病甚，众医皆以为蹶。臣意诊脉，以为痹，根在右胁下，大如覆杯，令人喘，逆气不能食。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①，六日气下；即令更服丸药，也入六日，病已。病得之内。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，大识其病所在②。

①火齐粥：方剂名，原方已佚。②大识：大略知道。

齐王从前是阳虚候时，病得很重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蹶病。我为他诊脉，认为是痹症，病根在右胁下部，大小象扣着的杯子，使人气喘，逆气上升，吃不下东西。我就用火剂粥给他服用，过了六天，逆气下行；再让他改服丸药，大约过了六天，病就好了。他的病是房事不当而得。我为他诊脉时，不能识辨哪一经脉有了病，只是大体知道疾病所在部位。

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，开方自言以为不病，臣意谓之病苦沓风①，三岁四支不能自用②，使人喑③，喑即死。今闻其四支不能用，喑而未死也。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。所以知成开方病者，诊之，其脉法奇咳言曰“脏气相反者死”。切之，得肾反肺④，法曰“三岁死”也。

①苦沓风：被沓风病所苦。沓风，风病名。②支：通“肢”。③喑：失音，不能说话。④肾反肺：在肺的脉位切到反映肾情况的脉，这是肾病影响到肺的表现，中医称为“肾反肺”。

我曾经为安阳武都里名叫成开方的人诊治，他称自己没有病，我说他将被沓风病所苦，三年后四肢不能受自己支配，而且会喑哑不能出声，这时就会死去。现在听说他的四肢已不能动了，虽喑哑却还没有死。他的病是多次喝酒之后受了风邪引起的。我所以知道他的病，是因给他切脉时，发现他的脉象符合《奇咳术》的说法：“脏气相反的会死。”切他的脉，得到肾气反冲肺气的脉象，依照这个道理，到了三年会死。

安陵坂里公乘项处病，臣意诊脉，曰：“牡疝。”牡疝在鬲下，上连肺。病得之内。臣意谓之：“慎毋为劳力事，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。”处后蹴踘②，要蹶寒，汗出多，即呕血。臣意复诊之，曰：“当旦日日夕死③。”即死。病得之内。所以知项处病者，切其脉得番阳④。番阳入虚里，处旦日死。一番一络者⑤，牡疝也。

①牡疝：阳疝。疝病多发生在腹腔内，腹属阴。项处腹痛牵连到胸，胸属阳，故称牡疝。牡，指雄性禽兽。②蹴踘：古代军中一种习武的游戏，类似今天的足球。踘，通“鞠”，古代的一种球。③旦日：第二天，明天。日夕：黄昏。④番阳：即反阳脉。疝病多与肾脏有关，此病在肺部切到肾病的脉象，在阳部见到阴脉，故称反阳脉。⑤一番一络：一方面切得反阳脉，一方面疝痛上连于肺。番，反阳脉。络，连。

安陵坂里名叫项处的公乘有病，我为他诊脉，然后说：“这是牡疝病。”牡疝是发生在胸隔下，上连肺脏的病。是因行房事不节制而得。我对他说：“千万不能做操劳用力的事，做这样的事就会吐血死

去。”项处后来却去“蹴踘”，结果腰部寒冷，汗出很多，吐了血。我再次为他诊脉后说：“会在第二天黄昏时死去。”到时就死了。他的病是因房事而得，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得到反阳脉，反阳的脉气进入上虚，第二天就会死。一方面出现了反阳脉，一方面上连于肺，这就是牡疝。

臣意曰：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①，久颇忘之，不能尽识②，不敢以对。

①期：预期。治已：治愈。已，止。②识：记住。

臣淳于意说：“其他能正确诊治决断生死时间以及治好的病太多了，因为时间一长忘了，不能完全记住，所以不敢用这些来回答。

问臣意：“所诊治病，病名多同而诊异，或死或不死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病名多相类，不可知，故古圣人为之脉法，以起度量，立规矩，县权衡①，案绳墨②，调阴阳③，别人之脉各名之④，与天地相应，参合于人，故乃别百病以异之，有数者能异之⑤，无数者同之。然脉法不可胜验，诊疾人以度异之，乃可别同名，命病主在所居⑥。今臣意所诊者，皆有诊籍⑦。所以别之者，臣意所受师方适成，师死，以故表籍所诊⑧，期决死生，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，以故至今知之。”

①县权衡：斟酌、权衡。县，通“悬”，悬挂。权衡，指称量。②案绳墨：依照规则。案，通“按”，按照，依照。绳墨，木工划线取直的工具，此指法度、规则。③调阴阳：测度阴阳的盛衰。调，计算，测量。④别：区别，辨识。⑤有数者：医术精妙的人。数，通“术”。⑥命：说出。⑦诊籍：记录诊断治疗情况的簿册，犹如医案，病历一

类的文字材料。⑧表：表明，记明。

又问：“你所诊治的病，许多病名相同，却诊断结果名异，有的人死了，有的人还活着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前病名大多是类似的，不能确切辨知，所以古代的圣人创立脉法，使人能用这些确立的标准，订立的规矩，斟酌权衡，依照规则，测量人的阴阳情形，区别人脉象后各自命名，注意与自然变化的相应，参照人体情况，才能区别各种疾病使它们病名各异，医术高明的人能指出病名不同，医术不高看到的病是相同的。然而脉法不能全部应验，诊治病人要用分度脉的方法区别，才能区别相同名称的疾病，说出病因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我诊治的病人，都有诊治记录。我所以这样区别疾病，是我从师学医刚刚完成，老师就死去了，因此记明诊治的情形，预期决断生死的时间，来验证自己失误、正确的结果和脉象的对应关系，因为这个缘故到现在能够辨知各种的疾病。

问臣意曰：“所期病决死生，或不应期①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此皆饮食喜怒不节，或不当饮药②，或不当针灸，以故不中期死也③。”济北王病，召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风蹶胸满①。”即为药酒，尽三石②，病已。得之汗出伏地。所以知济北王病者，臣意切其脉时，风气也，心脉浊。病法“过入其阳③，阳气尽而阴气入”。阴气入张④，则寒气上而热气下，故胸满。汗出伏地者，切其脉，气阴。阴气者，病必入中，出及瀨水也⑤。

①风蹶：中医指外界风、寒、湿气入侵体内向上逆行所造成的疾病。②石：汉代度量单位，一石重一百二十斤。一说“石”当为“日”

字。③过：过失，这里指病邪。④入张：入侵扩张，意指阴气内盛。张，扩张，嚣张。⑤出及瀉水：病邪随着淋漓汗液流出。及，随着。瀉，流水声，这里指汗液淋漓而出。

济北王病了，召我去诊治，我说：“这是‘风厥’使胸中胀满。”就为他调制药酒，喝了三天，病就好了。他的病是因出汗时伏卧地上而得。我所以知道济北王的病因，我切脉时，脉象有风邪，心脉重浊。依照病理“病邪入侵体表，体表的阳气耗尽，阴气就会侵入。”阴气入侵嚣张，就使寒气上逆而热气下流，就使人胸中胀满。出汗时伏卧在地的人，切他的脉时，他的脉气阴寒。脉气阴寒的人，病邪必然会使阴气侵入内里，治疗时就应使阴寒随着汗液淋漓流出。

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①，众医皆以为风入中，病主在肺，刺其足少阳脉。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病气疝②，客于膀胱，难于前后溲，而尿赤。病见寒气则遗尿③，使人腹肿。”出於病得之欲尿不得，因以接内。所以知出於病者，切其脉大而实，其来难，是蹶阴之动也④，脉来难者，疝气之客于膀胱也。腹之所以肿者，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。蹶阴有过则脉结动，动则腹肿。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，左右各一所⑤，即不遗尿而溲清，小腹痛止。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，三日而疝气散，即愈。

①命妇：有封号的妇女。出於：命妇名。②气疝：腹中时时胀痛的疾病。③遗尿：小便失禁。④蹶阴：经脉名。动：变动，变化。⑤所：处，指穴位。

齐国北宫司空名叫出於的夫人病了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风气入侵

体中，主要是肺有病，就针刺足少阳经脉。我诊脉后说：“是疝气病，疝气影响膀胱，大小便困难，尿色赤红。这种病遇到寒气就会遗尿，使人大腹肿胀。”她的病，是因为想解小便又不能解，然后行房事才得的。我知道她的病，是因切脉时，脉象大而有力，但脉来艰难，那是厥阴肝经有变动。脉来艰难，那是疝气影响膀胱。大腹所以肿胀，是因厥阴络脉结聚在大腹，厥阴脉有病，和它相连的部位也会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就使得大腹肿胀。我就在她的足厥阴肝经施灸，左右各灸一穴，就不再遗尿而尿清，大腹也止住了疼。再用火剂汤给她服用，三天后，疝气消散，病就好了。

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懣①，臣意告曰：“热蹶也②。”则刺其足心各三所，案之无出血③，病旋已④。病得之饮酒大醉。

①故：从前。②热蹶：病名，因受邪热，阻碍阳气运行，而使手足厥冷的病。③案：通“按”。④旋：旋即，很快。

从前济北王的奶妈说自己的足心发热胸中郁闷，我告诉她：“是热厥病。”在她足心各刺三穴，出针时，用于按住穴孔，不能使血流出，病很快就好了。她的病是因为喝酒大醉而得。

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，至女子竖，竖无病。臣意告永巷长曰①：“竖伤脾，不可劳，法当春呕血死。”臣意言王曰：“才人女子竖何能②？”王曰：“是好为方，多伎能③，为所是案法新④，往年市之民所⑤，四百七十万，曹偶四人⑥。”王曰：“得毋有病乎？”臣意对曰：“竖病重，在死法中。”王召视之，其颜色不变，以为不然，不卖诸侯所。至春，竖奉剑从王之厕⑦，王去，竖后，王令人召之，

即仆于厕，呕血死。病得之流汗。流汗者，（同）法病内重，毛发而色泽⑧，脉不衰，此亦（关）内（关）之病也。

①永巷：宫女所居的长巷。②才人：指才女。③伎：通“技”。
④为所是案法新：《史记索隐》认为此句是“谓於旧方技能生新意也”。案，通“按”，查考。法，旧例，过去的方法。新，指新方法，新花样。⑤市：买。民所：民间。⑥曹偶：侪辈，同类，指同样的人。⑦奉：通“捧”。⑧色泽：面色润泽。

济北王召我给他的侍女们诊病，诊到名叫竖的女子时，看起来她没有病。我告诉永巷长说：“竖伤了脾脏，不能太劳累，依病理看，到了春天会吐血而死。”我问济北王“这个人有什么才能？”济北王说：“她喜好方技，有多种技能，能在旧方技上创出新意来，去年从民间买的，和她一样的四个人，共用四百七十万钱。”又问：“她是不是有病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她病得很重，依病理会死去。”济北王又一次叫她来就诊，她的脸色没有变化，认为我说的不对，没有把她卖给其他诸侯。到了第二年春天，她捧着剑随王去厕所，王离去，她仍留在后边，王派人去叫她，她已脸向前倒在厕所里，吐血而死。她的病是因流汗引起，流汗的病人，依病理说是病重在内里，从表面看，毛发、脸色有光泽，脉气不衰，这也是内关的病。

齐中大夫病齶齿，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①，即为苦参汤②，日嗽三升③，出入五六日，病已。得之风，及卧开口，食而不嗽。

①左大阳明脉：即左手阳明大肠经，其循行路线经牙齿。②苦参汤：原方已佚。苦参性味苦寒，可清热除湿，祛风杀虫。③嗽：通“漱”，

含漱。

齐国中大夫患齲齿病，我炙他的左手阳明脉，又立即为他调制苦参汤，每天用三升漱口，经过五六天，病就好了。他的病得自风气，以及睡觉时张口，食后不漱口。

蓄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①，来召臣意。臣意往，饮以莨药一撮，以酒饮之，旋乳。臣意复诊其脉，而脉躁。躁者有余病，即饮以消石一齐③，出血，血如豆比五六枚④。

①美人：妃嫔的名称之一。不乳：难产。乳，生孩子。②莨：即“莨菪”，药性苦寒、有毒，服少量可以有解痉、镇静作用。③消石：即朴硝，能破瘀通滞。④比：类似。

蓄川王的美人怀孕难产，召我诊治，我用莨菪（dàng，档）药末一撮，用酒送服，很快就生产了。我又诊她的脉，发现脉象急躁。脉急还有其他的病，就用消石一剂给她喝下，接着阴部流出血块来，约有五六枚血块像豆子一样大小。

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①，臣意见之食闺门外②，望其色有病气。臣意即告宦者平③。平好为脉，学臣意所，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，告之曰：“此伤脾气也，当至春鬲塞不通④，不能饮食，法至夏泄血死。”宦者平即往告相曰：“君之舍人奴有病，病重，死期有日。”相君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君朝时入宫，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⑤，平与仓公立，即示平曰，病如是者死。”相即召舍人（奴）而谓之曰：“公奴有病不⑥？”舍人曰：“奴无病，身无痛者。”至春果病，至四月，泄血死。所以知奴病者，脾气周乘五脏⑦，伤部而交⑧，故伤脾

之色也，望之杀然黃⑨，察之如死青之茲⑩。众医不知，以为大虫（11），不知伤脾。所以至春死病者，胃气黃（12），黃者土气也（13），土不胜木（14），故至春死。所以至夏死者，脉法曰“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（15）”，内关之病，人不知其所痛，心急然无苦（16）。若加以一病，死中春（17）；一愈顺（18），及一时（19）。其所以四月死者，诊其人时愈顺。愈顺者，人尚肥也（20）。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，（灸）（灸）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（21）。

①舍人奴：家臣的奴仆。舍人，门客，家臣。②闺门：宫中小门。
③宦者：宦官。④鬲塞：阻塞。鬲，通“隔”。⑤尽食：没完没了吃饭。尽，竭尽。⑥不：通“否”。⑦周乘：遍乘，遍传。⑧伤部而交：伤脾的色泽交错出现在脸上某些部位。部，色部，脸上某些部位的色泽能反映五脏的病变，医家称之为色部。⑨杀然黃：枯黄色。杀，凋落。⑩死青之茲：死草般的青色。茲：草席，意谓死草。（11）大虫：蛔虫。（12）胃气黃：脾胃病脸色发黃。（13）黃者土气也：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脾属土，色黃，所以说黄色是脾土的颜色。（14）土不胜木：中医五行学说认为脾属土，肝属木，肝在春天时功能最强，于是患病的脾脏难以耐受，故说“土不胜木”。（15）脉顺清：脉搏正常。顺，和顺。清，清正，无浊邪。（16）急然：一说“急”当作“忽”，古代长度单位，形容极小。（17）中春：即仲春，阴历二月。（18）愈：通“愉”，愉快。（19）及：延及，延长。（20）人尚肥：指人形体丰满。（21）灸于火：受到火的烘烤。

齐国丞相门客的奴仆跟随主人上朝进入王宫，我看到他在闺门外

吃东西，望见他的容颜有病色，我当即把此事告诉了名叫平的宦官，他因喜好诊脉而向我学习。我就用这个奴仆做例子指导他，告诉他说：“这是伤害脾脏的容色，到明年春天，胸隔会阻塞不通，不能吃东西，依病理到夏天将泄血而死。”他就到丞相那禀报说：“您门客的奴仆有病，病得很重，死期指日可待。”丞相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丞相上朝入宫时，他在闺门外吃饭，我和太仓公站在那里，太仓公告诉我，患这种病是要死的。”丞相就把这个门客召请来问他：“您的奴仆有病吗？”门客说：“我的奴仆没有病，身体没有疼痛的地方。”到了春天果然病了，四月时，泄血而死。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，是因知他的脾气普遍影响到五脏，脾受伤害就会在脸上某一部位显示相应的病色，伤脾之色，看上去脸色是黄的，仔细再看是青中透灰的死草色。许多医生不知这种情形，认为是体内有寄生虫，不知是伤害了脾。这个人所以到春天病重而死，是因脾病脸色发黄，黄色在五行属土，脾土不能胜肝木，所以到了肝木强盛的春天就会死去。到夏天而死的原因，依照病理“病情严重，而脉象正常的是内关病。”内关病，病人不会感到疼痛，好像没有一点儿痛苦，如果再添任何一种病，就会死在仲春的二月；如果能精神愉快顺天养性，能够拖延一季度。他所以在四月死，我诊他的脉时，他精神愉快能顺天养性。他能够做到这样，人还算养得丰满肥腴，也就能拖延一些时候了。他的病是因流汗太多，受火烤后又在外面受了风邪而得。

蓄川王病，召臣意诊脉，曰：“蹶上为重①，头痛身热，使人烦懣。”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②，刺足阳明脉③，左右各三所，病旋已。

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。诊如前，所以蹶，头热至肩。

①上为重：上部症状严重、明显。②拊：拍。③足阳明脉：这条经脉循行经过头部，所以针刺这条经脉的穴位能治头疼。

菑川王病，召我去诊脉，我说：“这是热邪逆侵上部症状严重的‘蹶’病，造成头疼身热，使人烦闷。”我就用冷水拍在他头上，并针刺他的足阳明经脉，左右各刺三穴，病很快好了。他的病是因洗完头发，没擦干去睡觉引起的。我前边的诊断是正确的，所以称作“蹶”，是因热气逆行到头和肩部。

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，召臣意。诸客坐，未上食。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，告曰：“君有病，往四五日①，君要胁痛不可俛仰②，又不得小溲。不亟治，病即入濡肾③。及其未舍五脏④，急治之。病方今客肾濡，此所谓‘肾痹’也⑤。”宋建曰：“然，建故有要脊痛。往四五日，天雨，黃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⑥，即弄之，建亦欲效之，效之不能起，即复置之。暮，要脊痛，不得溺，至今不愈。”建病得之好持重。所以知建病者，臣意见其色，太阳色干⑦，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⑧，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。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⑨，十八日所而病愈。

①往四五日：四五天前。②要：通“腰”。俛（fǔ，府）：同“俯”。③濡：浸渍，浸润。④舍：住宿，犹言滞留。⑤肾痹：病名，因风寒湿气滞阻于肾所造成的腰疼。⑥倩：女婿。京：仓库。⑦太阳色干：太阳穴处色泽枯干。⑧肾部：肾脏在脸上的色部，在两颊处。要：通“腰”。枯四分所：指肾部有四分左右的位置色泽枯干，据此可推断

出腰疼已四五天。⑨柔汤：方剂名，原方已佚。

齐王黄姬的哥哥黄长卿在家设酒席请客，请了我。客人入座，还没上菜。我见王后弟弟宋建容色异常就说：“你有病，四五天前，你腰胁疼得不能俯仰，也不能小便。不赶快医治，病邪就会浸润肾脏。趁着还没滞留在五脏，迅速治愈。现在你的病情只是病邪刚刚侵入浸润着肾脏，这就是人们说的‘肾痹’。”宋建说：“你说对了，我确实曾腰脊疼过。四五天前，天正下雨，黄氏的女婿们到我家里，看到了我家库房墙下的方石，就要弄举起，我也想要效仿去做，举不起来，就把它放下了。到了黄昏，就腰脊疼痛，不能小便了，到现在也没有痊愈。”他的病是因喜好举重物引起。我所以能诊治他的病，是因看到他的容色，太阳穴处色泽枯干，两颊显示肾病部位边缘四分处色泽干枯，所以才知道四五天前病发作。我为他调制柔汤服用，十八天病就痊愈了。

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，寒热①，众医皆以为寒热也②。臣意诊脉，曰：“内寒，月事不下也③。”即窜以药④，旋下，病已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。所以知韩女之病者，诊其脉时，切之，肾脉也，啬而不属⑤。啬而不属者，其来难⑥，坚⑦，故曰月不下。肝脉弦，出左口⑧，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。

①寒热：指恶寒发热的病症。②寒热：寒热病。③月事不下：闭经。月事，月经。④窜：熏灸使药力达到患处。⑤啬而不属：涩滞不连续。啬，通“涩”。⑥难：艰难。⑦坚：坚实有力。⑧出左口：肝脉在左手寸口脉的关部，韩女的脉象超出寸口的位置，是肝气郁盛的

表现。

济北王一个姓韩的侍女腰背疼，恶寒发热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，我诊脉后说：“是内寒，月经不通。”我用药为她熏灸，过一会儿，月经就来了，病好了。她的病是因想得到男人却不能够引起的。我所以能知道她的病，是切脉时，知道她的肾脉有病气，脉象涩滞不连续。这种脉，出现得艰难而又坚实有力，所以就月经不通。他的肝脉硬直而长，象弓弦一样，超出左手寸口位置，所以说病是想要得到男人却不能够造成的。

临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，众医皆以为寒热笃①，当死，不治。臣意诊其脉，曰：“蛲瘕②。”蛲瘕为病，腹大，上肤黃粗，循之戚戚然③。臣意饮芫华一撮④，即出蛲可数升，病已，三十日如故。病蛲得之于寒湿，寒湿气宛笃不发⑤，化为虫。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，切其脉，循其尺⑥，其尺索刺粗⑦而毛美奉发，是虫气也。其色泽者，中脏无邪气及重病。

①笃：病势沉重。②蛲瘕：蛲虫聚积形成的肿块。③循：指触按患病的部位。戚戚然：忧惧的样子，形容病人因疼痛拒按。④芫华：即“芫花”，药性辛温有毒，可治痈肿，并可杀虫。⑤宛笃不发：郁积深厚不能发散。⑥尺：尺部。⑦尺索刺粗：尺部脉紧而粗大有力。

临菑氾（fán，凡）里一个叫薄吾的女人病得很重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，会死，无法医治。我诊脉后说：“这是‘蛲瘕病’。”这种病，使人肚子大，腹部皮肤黃而粗糙，用手触摸肚腹病人感到难受。我用芫花一撮用水送服，随即泄出约有几升的蛲虫，病也就好了。

过了三十天，身体和病前一样。蛲瘕病得自寒湿气，寒湿气郁积太多，不能发散，变化为虫。我能知道她的病，因为我切脉时，循按尺部脉位，她尺部脉象紧而粗大，又毛发枯焦，这是有虫的病状。她的脸色有光泽，是内脏没有邪气，病也不重的缘故。

齐淳于司马病，臣意切其脉，告曰：“当病迴风。迴风之状，饮食下嗌辄后之。病得之饱食而疾走。”淳于司马曰：“我之王家食马肝①，食饱甚。见酒来，即走去，驱疾至舍②，即泄数十出。”臣意告曰：“为火齐米汁饮之，七八日而当愈。”时医秦信在旁，臣意去，信谓左右阁都尉曰：“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？”曰：“以为迴风，可治。”信即笑曰：“是不知也。淳于司马病，法当后九日死。”即后九日不死，其家复召臣意。臣意往问之，尽如意诊。臣意即为一火齐米汁，使服之，七八日病已。所以知之者，诊其脉时，切之，尽如法。其病顺③，故不死。

①马肝：性热有毒，误食致人死命。②驱疾：驱赶坐骑快跑。③病顺：病情和脉象相顺应。

齐国姓淳于的司马病了，我诊脉后说：“你应该是‘洞风病’。洞风病的症状是，饮食咽下后就又呕吐出，得这种病的原因，是吃过饱饭就跑的缘故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到君王家吃马肝，吃得很饱，看到送上来酒来，就跑开了，后来又骑着快马回家，到家就下泄几十次。”我告诉他说：“把火剂汤用米汁送服，过七八天就会痊愈。”当时医生秦信在一边，我离去后，他对左右阁的都尉说：“他认为司马得的什么病？”回答说：“认为是洞风病，能够治疗。”秦信就笑着说：“这是

不知晓啊。司马的病，依照病理会在九天后死去。”经过九天没有死，司马家又召请我去。我去后询问病情，全像我所诊断的。我就为他调制火剂米汤让他服用，七八天后病就好了。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，是因诊他的脉时，他的脉像完全符合正常的法则。他的病情和脉象一致，所以才不会死去。

齐中郎破石病，臣意诊其脉，告曰：“肺伤，不治，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。”即后十一日，溲血而死。破石之病，得之堕马僵石上①。所以知破石之病者，切其脉，得肺阴气②，其来散，数道至而不一也③。色又乘之④。所以知其堕马者，切之得番阴脉⑤。番阴脉入虚里，乘肺脉。肺脉散者，固色变也乘之⑥。所以不中期死者，师言曰：“病者安谷即过期，不安谷则不及期”。其人嗜黍，黍主肺⑦，故过期。所以溲血者，诊脉法曰“病养喜阴处者顺死⑧，养喜阳处者逆死⑨”。其人喜自静，不躁，又久安坐，伏几而寐，故血下泄。

①僵：倒下。②肺阴气：肺阴脉，这是肺的败脉，是死的证状。③数道至而不一：脉气从几条道上而来不一致。④色又乘之：指面色又出现心剋伐肺的容色。⑤番阴脉：即反阴脉，据中医理论，心属阳脏，肺属阴脏，散脉是心脏的病脉，在肺的脉部切到散脉，这是阳脉占居阴位，称反阴脉。⑥固色：本来的颜色，肺病面白。⑦黍主肺：五谷和五脏的对应关系中是黍主肺，黍有补养肺脏的作用。⑧养：调养。阴：指静。顺死：气血下行而死。⑨阳：指动，活动。逆死：气血上逆而死。

齐国名叫破石的中郎得了病，我诊脉后，告诉他说：“肺脏伤害，

不能医治了，会在十天后的丁亥日尿血而死。”过了十一天，他尿血而死。他的病，是因从马背上摔到坚硬的石头上而得。我所以能诊知他的病，是因切他的脉，肺阴脉脉象来得浮散，好象从几条脉道而来，又不一致。同时他脸色赤红，是心脉压肺脉的表现。我所以能知道他是从马背上摔下来的，是因切得反阴脉。反阴脉进入虚里的胃大络脉，然后侵袭肺脉。他的肺脉又出现了“散脉”，原应脸色白却变红，那是心脉侵袭肺的表现。他没有如期而死的原因是，我的老师说：“病人能吃东西喝水就能拖过死期，吃不下饭喝不下水会不到死期就死去。”这个人喜欢吹黍米，黍能补肺气，所以就拖过了死期。他尿血的原因，正如诊脉的理论所说：“病人调养时喜欢安静的就会气血下行而死，好动的就会气血上逆而死。”这个人喜欢安静，不急躁，又能长时间地安稳坐着，伏在几案上睡觉，所以血就会从下排泄而出。

齐王侍医遂病，自练五石服之①。臣意往过之，遂谓意曰：“不肖有病②，幸诊遂也③。”臣意即诊之，告曰：“公病中热。论曰‘中热不溲者，不可服五石’。石之为药精悍④，公服之不得数溲，亟勿服。色将发臃。”遂曰：“扁鹊曰‘阴石以治阴病⑤，阳石以治阳病⑥’。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⑦，故中热，即为阴石柔齐治之；中寒，即为阳石刚齐治之。”臣意曰：“公所论远矣，扁鹊虽言若是，然必审诊⑧，起度量⑨，立规矩⑩，称权衡（11），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，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（12），乃可以论。论曰‘阳疾处内，阴形应外者，不加悍药及镵石’。夫悍药入中，则邪气辟矣（13），而宛气愈深（14）。诊法曰‘二阴应外，一阳接内者（15），不可以刚药’。

刚药入则动阳（16），阴病益衰，阳病益箸（17），邪气流行，为重困于俞（18），忿发为疽。”意告之后百余日，果为疽发乳上，入缺盆（19），死。此谓论之大体也，必有经纪（20）。拙工有一不习（21），文理阴阳失矣（22）。

①练五石：炼五石散。练，通“炼”。五石，把五种矿石药放在一起炼制，称作五石散，据记载五石散配方不尽相同。②不肖：自谦之词。③幸：希望。④精悍：指药力猛烈。⑤阴石：指性寒的石药。⑥阳石：指性热的石药。⑦水火：指寒热。⑧审：审慎。⑨起度量：犹言确立标准。起，立。度量，古代计算长度和体积的工具。⑩规矩：圆规和曲尺一类测量圆和直角的工具。（11）权衡：斟酌。权，秤锤。衡，秤杆。（12）息：呼吸。（13）辟：彰明，突出。（14）宛：郁积。（15）“二阴”两句的意思是，外寒多于内热的病症。阴指少阴，属寒症。阳指少阳，多郁火。二，二成。一，一成。（16）动：摧动。（17）箸：通“著”，显著，这里指强盛。（18）俞：通“腧”，腧穴，人体穴位的总称。（19）缺盆：锁骨上窝，此处有“缺盆穴”。（20）经纪：纲纪，原则。（21）拙工：拙劣的医生，平庸的医生。（22）文理：条理。文，通“纹”。

齐王名叫遂的侍医生病，自己炼五石散服用。我去问候他，他说：“我有病，希望你为我诊治。”我立即为他诊治，告诉他：“您得的是内脏有热邪的病。病理说‘内脏有热邪，不能小便的，不能服用五石散’。石药药力猛烈，您服后小便次数减少，赶快别再服用。看你的脸色，你要生疮肿。”他说：“从前扁鹊说过‘阴石可以治阴虚有热的

病，阳石可以治阳虚有寒的病’。药石的方剂都有阴阳寒热的分别，所以内脏有热的，就用阴石柔剂医治；内脏有寒的，就用阳石刚剂医治。”我说：“您的谈论错了。扁鹊虽然说过这样的话，然而必须审慎诊断，确立标准、订立规矩，斟酌权衡，依据参照色脉表里、盛衰、顺逆的原则，参验病人的举动与呼吸是否谐调，才可以下结论。医药理论说：“体内有阳热病，体表反应阴冷症状的，不能用猛烈的药和砭石的方法医治。”因为强猛的药进入体内，邪气就会使热邪气更加恣肆，蓄积更深。诊病理论说：“外寒多于内热的病，不能用猛烈的药。”因猛烈的药进入体内就会催动阳气，阴虚病症就会更严重，阳气更加强盛，邪气到处流动行走，就会重重团聚在腧穴，最后激发为疽。”我告诉他一百多天后，果然疽发在乳上，蔓延到锁骨上窝后，就死了。这就是说理论只是概括大体情形，提出大体的原则。平庸的医生如有一处没能深入学习理解，就会使识辨阴阳条理的事出现差错。

齐王故为阳虚候时，病甚，众医皆以为蹶。臣意诊脉，以为痹，根在右胁下，大如覆杯，令人喘，逆气不能食。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①，六日气下；即令更服丸药，也入六日，病已。病得之内。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，大识其病所在②。

①齐粥：方剂名，原方已佚。②大识：大略知道。

齐王从前是阳虚候时，病得很重，许多医生都认为是蹶病。我为他诊脉，认为是痹症，病根在右胁下部，大小象扣着的杯子，使人喘，逆气上升，吃不下东西。我就用火剂粥给他服用，过了六天，逆

气下行；再让他改服丸药，大约过了六天，病就好了。他的病是房事不当而得。我为他诊脉时，不能识别哪一经脉有了病，只是大体知道疾病所在部位。

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，开方自言以为不病，臣意谓之病苦沓风①，三岁四支不能自用②，使人喑③，喑即死。今闻其四支不能用，喑而未死也。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。所以知成开方病者，诊之，其脉法奇咳言曰“脏气相反者死”。切之，得肾反肺④，法曰“三岁死”也。

①苦沓风：被沓风病所苦。沓风，风病名。②支：通“肢”。③喑：失音，不能说话。④肾反肺：在肺的脉位切到反映肾情况的脉，这是肾病影响到肺的表现，中医称为“肾反肺”。

我曾经为安阳武都里名叫成开方的人诊治，他称自己没有病，我说他将被沓风病所苦，三年后四肢不能受自己支配，而且会喑哑不能出声，这时就会死去。现在听说他的四肢已不能动了，虽喑哑却还没有死。他的病是多次喝酒之后受了风邪引起的。我所以知道他的病，是因给他切脉时，发现他的脉象符合《奇咳术》的说法：“脏气相反的会死。”切他的脉，得到肾气反冲肺气的脉象，依照这个道理，到了三年会死。

安陵坂里公乘项处病，臣意诊脉，曰：“牡疝。”牡疝在鬲下，上连肺。病得之内。臣意谓之：“慎毋为劳力事，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。”处后蹴踖②，要蹶寒，汗出多，即呕血。臣意复诊之，曰：“当旦日夕死③。”即死。病得之内。所以知项处病者，切其脉得番阳④。

番阳入虚里，处旦日死。一番一络者⑤，牡疝也。

①牡疝：阳疝。疝病多发生在腹腔内，腹属阴。项处腹痛牵连到胸，胸属阳，故称牡疝。牡，指雄性禽兽。②蹴踘：古代军中一种习武的游戏，类似今天的足球。踘，通“鞠”，古代的一种球。③旦日：第二天，明天。日夕：黄昏。④番阳：即反阳脉。疝病多与肾脏有关，此病在肺部切到肾病的脉象，在阳部见到阴脉，故称反阳脉。⑤一番一络：一方面切得反阳脉，一方面疝痛上连于肺。番，反阳脉。络，连。

安陵坂里名叫项处的公乘有病，我为他诊脉，然后说：“这是牡疝病。”牡疝是发生在胸隔下，上连肺脏的病。是因行房事不节制而得。我对他说：“千万不能做操劳用力的事，做这样的事就会吐血死去。”项处后来却去“蹴踘”，结果腰部寒冷，汗出很多，吐了血。我再次为他诊脉后说：“会在第二天黄昏时死去。”到时就死了。他的病是因房事而得，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，是因为切脉时得到反阳脉，反阳的脉气进入上虚，第二天就会死。一方面出现了反阳脉，一方面上连于肺，这就是牡疝。

臣意曰：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①，久颇忘之，不能尽识②，不敢以对。

①：预期。治已：治愈。已，止。②识：记住。

臣淳于意说：“其他能正确诊治决断生死时间以及治好的病太多了，因为时间一长忘了，不能完全记住，所以不敢用这些来回答。

问臣意：“所诊治病，病名多同而诊异，或死或不死，何也？”

对曰：“病名多相类，不可知，故古圣人为之脉法，以起度量，立规矩，县权衡①，案绳墨②，调阴阳③，别人之脉各名之④，与天地相应，参合于人，故乃别百病以异之，有数者能异之⑤，无数者同之。然脉法不可胜验，诊疾人以度异之，乃可别同名，命病主在所居⑥。今臣意所诊者，皆有诊籍⑦。所以别之者，臣意所受师方适成，师死，以故表籍所诊⑧，期决死生，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，以故至今知之。”

①县权衡：斟酌、权衡。县，通“悬”，悬挂。权衡，指称量。
②案绳墨：依照规则。案，通“按”，按照，依照。绳墨，木工划线取直的工具，此指法度、规则。③调阴阳：测度阴阳的盛衰。调，计算，测量。④别：区别，辨识。⑤有数者：医术精妙的人。数，通“术”。
⑥命：说出。⑦诊籍：记录诊断治疗情况的簿册，犹如医案，病历一类的文字材料。⑧表：表明，记明。

又问：“你所诊治的病，许多病名相同，却诊断结果名异，有的人死了，有的人还活着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从前病名大多是类似的，不能确切辨知，所以古代的圣人创立脉法，使人能用这些确立的标准，订立的规矩，斟酌权衡，依照规则，测量人的阴阳情形，区别人的脉象后各自命名，注意与自然变化的相应，参照人体情况，才能区别各种疾病使它们病名各异，医术高明的人能指出病名不同，医术不高看到的病是相同的。然而脉法不能全部应验，诊治病人要用分度脉的方法区别，才能区别相同名称的疾病，说出病因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我诊治的病人，都有诊治记录。我所以这样区别疾病，是我从师学医刚刚完成，老师就死去了，因此记明诊治的情形，预期决断生

死的时间，来验证自己失误、正确的结果和脉象的对应关系，因为这个缘故到现在能够辨知各种的疾病。

问臣意曰：“所期病决死生，或不应期①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此皆饮食喜怒不节，或不当饮药②，或不当针灸，以故不中期死也③。”

①期：符合预定的日期。②不当：不恰当。③中期：按期

又问：“你决断病人的死或活的时间，有时也不能应验，因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这都是因为病人饮食喜怒不加节制，或者因为不恰当地服药，或者因为不恰当地用针灸治疗，所以会与预断的日期不相应而死。”

又问：“你决断病人的死或活的时间，有时也不能应验，因为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这都是因为病人饮食喜怒不加节制，或者因为不恰当地服药，或者因为不恰当地用针灸治疗，所以会与预断的日期不相应而死。”

问臣意：“意方能知病死生，论药用所宜，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？及文王病时，不求意诊治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赵王、胶西王、济南王、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，臣意不敢往。文王病时，臣意家贫，欲为人治病，诚恐吏以除①拘臣意也，故移名数②，左右不修家生，出行游国中，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，见事数师，悉受其要事③，尽其方书意，及解论之。身居阳虚侯国，因事侯。侯入朝，臣意从之长安，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。”

①除：拜官授职，委任官职。②移名数：迁移名籍。③要事：主要的事，此指主要的本领。

又问：“在你正能够诊治病情的生死，论说药品的适应症时，各诸侯王朝的大臣有向你请教的吗？齐文王生病时，不请你去诊治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回答说：“赵王、胶西王、济南王、吴王都曾派人召请我，我不敢前往。齐文王生病时，我家中贫穷，要为人治病谋生，当时实在担心被官吏委任为侍医而受到束缚。所以我把户籍迁到亲戚邻居等人名下；不治理家事，只愿到处行医游学，长期寻访医术精妙的人向他求救，我拜见过几位老师，他们主要的本领我全学到了，也全部得到了他们的医方医书，并深入进行分析评定。我住在阳虚侯的封国中，于是侍奉过他。他入朝，我随他到了长安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才能给安陵的项处等人看过病。

问臣意：“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？”臣意对曰：“不见文王病，然窃闻文王病喘，头痛，目不明。臣意心论之①，以为非病也。以为肥而蓄精②，身体不得摇，骨肉不相任③，故喘，不当医治。脉法曰‘年二十脉气当趋④，年三十当疾步，年四十当安坐，年五十当安卧，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⑤。’文王年未满二十，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，不应天道四时⑥。后闻医灸之即笃，此论病之过也⑦。臣意论之，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⑧，非年少所能复之也，以故死。所谓气者，当调饮食，择晏日⑨，车步广志⑩，以适筋骨肉血脉，以泻气。故年二十，是谓‘易(11)’，法不当砭灸，砭灸至气逐(12)。

①心论：心中分析，主观分析。②蓄精：蓄积脂膏，蓄积精气。
③相任：相支撑。任，胜任。④趋：快跑。⑤董：深藏。⑥天道四时：指自然界中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规律。⑦论：分析，判断。⑧

神气：指人体正气。⑨晏日：晴朗的日子。⑩车步：驾车、步行。广志：开阔心胸。(11)：《集解》作“质”，质实。(12)逐：奔逐。

问我说：“你知道齐文王生病不起的原因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没有亲眼看到齐文王的病情，不过我听说齐文王有气喘、头疼视力差的病。我推想，认为这不是病症。因为他身体肥胖而聚积了精气，身体得不到活动，骨骼不能支撑肉躯，所以才气喘，这用不着医治。依照脉理说：“二十岁时人的脉气正旺应该做跑步的运动，三十岁时应该快步行走，四十岁时应该安坐，五十岁时应该安卧，六十岁以上时应该使元气深藏。”齐文王年令不满二十岁，脉气正旺应该多跑动却懒于活动，这是不顺应自然规律的表现。后来听说有的医生用灸法为他治疗，马上病情就重起来，这是分析论断病情上的错误。根据我的分析，这是身体内正气上争而病邪之气侵入体内的表现。这种病症不是年青人能够康复的，因此他死了。对这样的病，应该调和饮食，选择晴朗天气，驾车或是步行外出，来开扩心胸，调和筋骨、肌肉、血脉、疏泻体内的郁积的旺气。所以二十岁时，是人们说的“气血质实”的时期，从医理看应该用砭灸的治疗方法，使用这种方法就会导致气血奔逐不定。

问臣意：师庆安受之？闻于齐诸侯不①？”对曰：“不知庆所师受。庆家富，善为医，不肯为人治病，当以此故不闻。庆又告臣意曰：“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②。””

①：闻名，出名。②慎：千万。

又问：“你的老师阳庆是跟谁学习的？齐国的诸侯是否知道他？”

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阳庆的老师是谁？阳庆家中非常富有，他精通医术，却不肯为人治病，也许因为这样他才不出名。阳庆又告诉我说：‘千万别使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曾向我学习医术’。”

问臣意：“师庆何见于意而爱意，欲悉教意方？”对曰：“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。意所以知庆者，意少时好诸方事①，臣意试其方，皆多验，精良。臣意闻菑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，臣意即往谒之。得见事之，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②，臣意悉受书之③。臣意欲尽受他精方，公孙光曰：‘吾方尽矣，不为爱公所④。吾身已衰，无所复事之。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，悉与公，毋以教人。’臣意曰：‘得见事侍公前，悉得禁方，幸甚。意死不敢妄传人。’居有闲⑤，公孙光闲处⑥，臣意深论方，见言百世为之精也。师光喜曰：‘公必为国工⑦。吾有所善者皆疏⑧，同产处临菑⑨，善为方，吾不若，其方甚奇，非世之所闻也。吾年中时，尝欲受其方，杨中倩不肯⑩，曰：‘若非其人也’。胥与公往见之⑪，当知公喜方也。其人亦老矣，其家给富。’时者未往，会庆子男殷来献马，因师光奏马王所⑫，意以故得与殷善。光又属意于殷曰⑬：‘意好数，公必谨遇之，其人圣儒。’即为书以意属阳庆，以故知庆。臣意事庆谨，以故爱意也。”

①诸方事：诸家、各家的医方。②化阴阳：调理阴阳。传语法：口头流传的医理经验。③书：记录。④爱：吝惜。⑤居有闲：过了些日子。闲，通“间”。⑥闲处：闲着没事，闲居。⑦国工：国医。⑧疏：荒疏，荒废。⑨同产：同胞兄弟。这里指阳庆，与公孙光同母异父，所以姓氏不同。⑩杨中倩：古名医，公孙光的朋友。（11）胥：

通“须”，必须。（12）奏：献，进献。（13）属：通“嘱”，嘱托。

又问：“你的老师阳庆是怎么看中并喜爱你的？怎么想把全部秘方医术传授给你的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本来不知老师阳庆的医术精妙。我后来所以知道，是因为我年轻时喜欢各家的医术医方，我曾用他的医方尝试，大多有效，而且精妙。我听说蓄川唐里的公孙光擅长使用古代流传的医方，就去拜见他。我能做他的学生，从他那里学到调理阴阳的医方以及口头流传的医理，我全部接受记录下来。我想要全部学到他精妙的医术，公孙光说：“我的秘方医术都拿出来了，我对你不会有所吝惜，我已经老了，没有什么再让你学习的了。这些都是我年轻时所学到的精妙医方，全教给你了，不要再教给别人。”我说：“我能侍奉学习在您的面前，得到全部秘方，这非常幸运。我就是死了也不敢随便传给别人。”过了些日子，公孙光闲着没事，我就深入分析论说医方，他认为我对历代医方的论说是高明的。他高兴地说：“你一定会成为国医。我所擅长的医术都荒疏了，我的同胞兄弟住在临蓄，精于医术，我不如他，他的医方非常奇妙，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。我中年时，曾想向他请教，我的朋友杨中倩不同意，说：‘你不是那种能学习医术的人。’必须我和你一起前往拜见他，他就会知道您喜爱医术了。他也老了，但家中富有。”当时还没去，正好阳庆的儿子阳殷来给齐王献马，通过我的老师公孙光进献给齐王，因为这个缘故我和阳殷熟悉了。公孙光又把我托付给阳殷说：“淳于意喜好医术，你一定要好好礼待他，他是倾慕圣人之道的人。”于是就写信把我推荐给阳庆，因此也就认识了阳庆。我侍奉阳庆很恭敬谨慎，所

以他才喜爱我。”

问臣意曰：“吏民尝有事学意方，及毕尽得意方不？何县里人？”对曰：“临菑人宋邑。邑学，臣意教以五诊①，岁余。济北王遣太医高期、王禹学，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②，当论俞所居③，及气当上下出入邪（正）逆顺，以宣礞石，定砭灸处，岁余。菑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④，臣意教以案法逆顺，论药法，定五味及和齐汤法⑤。高永侯家丞杜信，喜脉，来学，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⑥，二岁余。临菑召里唐安来学，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，奇咳，四时应阴阳重，未成，除为齐王侍医。”

①五诊：即五色诊，从脸色诊病。②经脉高下：经脉上下分布的位置。奇络结：指异常脉络连结之处。③当：通“常”。俞，通“腧”，腧穴。④正方：此指求教医方。⑤定：鉴定、判定。和齐汤：配伍调制汤剂。⑥上下经脉：同“经脉高下”。

又问：“官吏或百姓曾有人向你学医术吗？有人把你的医术全学会了吗？他们是哪里人？”回答说：“临菑人宋邑，他向我求教，我教他察看脸色诊病，学了一年多。济北王派太医高明、王禹向我求教，我教给他们经脉上下分布的情形和异常脉络的连结位置，常常论说腧穴所处的方位，以及经络之气运行时的邪正顺逆的情况，怎样选定针对病症需要砭石针灸治疗的穴位，学了有一年多。菑川王时常派遣名叫冯信的太仓署中管理马匹的长官前来，让我指教医术，我教他按摩的逆顺手法，论述用药的方法，以及判定药的性味和配伍调制汤剂。高永侯的家丞名叫杜信，喜好诊脉，前来求学，我把上下经脉的分布、

《五色诊》教给了他，学了两年多的时间。临菑召里叫唐安的人来求学，我教给他《五色诊》，上下经脉的位置，《奇咳术》，以及四时和阴阳相应各有偏重的道理，没有学成，就被任命做了齐王的侍医。

问臣意：“诊病决死生，能全无失乎？”臣意对曰：“意治病人，必先切其脉，乃治之。败逆者不可治，其顺者乃治之②。心不精脉③，所期死生视可治，时时失之，臣意不能全也。”

①败逆：指脉象衰败而且与病情不相应。②顺：指脉象与病情一致。③精脉：精心切脉。

又问：“你给人诊治病症断定人的死生，能完全没有失误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医治病人时，一定先为他切脉后，才去医治。脉象衰败与病情违背的不给他医治，脉象和病情相顺应的才给他医治。如果不能精心切脉，所断定的死生时间及能否治愈，也往往会出现差错，我不能完全没有失误。”

太史公曰：女无美恶①，居宫见妒；士无贤不肖②，入朝见疑。故扁鹊以其伎见殃，仓公乃匿亦自隐而当刑。缇萦通尺牍③，父得以后宁。故老子曰“美好者不祥之器”④，岂谓扁鹊等邪？若仓公者，可谓近之矣。

①无：无论。②不肖：不贤。③尺牍：书信，此指给汉文帝所上的书。④美好者不祥之器：原文作“夫兵者不祥之器”，在《老子》三十一章中。

太史公说：“女人无论美与丑，住进宫中就会被人嫉妒；士人无论贤与不贤，进入朝廷就会遭人疑忌。所以扁鹊因为他的医术遭殃，

太仓公于是自隐形迹还被判处刑罚。缇萦上书皇帝，她的父亲才得到后来的平安。所以老子说‘美好的东西都是不吉祥之物’，哪里说的是扁鹊这样的人呢？象太仓公这样的人，也和这句话所说的意思接近啊。

2024年11月11日